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七

書

書以敷陳利病反覆周詳縱筆罄所欲言讀

之可暢水學

宋

○范仲淹上宰相論水利書

仲淹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

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

語之於下淹爲民之長豈取此江焉然初未甚
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
照今得一二以陳焉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爲湖
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
之水湖東一派浚入於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
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
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
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

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荒可不經畫今疏導者
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楊子之
於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滯之何爲
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
不納此流淹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耳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沿
沿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
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淹謂

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淹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曠涸之菑澇水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淹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

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繇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於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淹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月以五

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詎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淹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清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苗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猷澮之事責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衛涇與提舉鄭霖論水利書

涇寓居江湖每見陂湖之利爲豪彊所占農人
被害無所赴愬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
郡數十年來湖之圍爲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
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
所通洩沿湖被淹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爲不耕
之地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弊而已淳熙間今
僉書羅點爲使者因閱詞訴開掘山門濬五千
餘畝乃一湖喉襟繇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
灌溉之利漸復八年間小有水旱果不爲災此
利害曉然易見者紹熙初忽爲中天竺寺指占
使司吏輩竝緣爲姦子宜徐丈亦不深究遽爾
給佃後因民詞愬得旨開掘緣冒佃者不曾行
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
撤向來禁約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
利非他處比前後圍裹陂湖禁戢最嚴具載甲

令臣僚申請亦多涇昨陛辭曾論此事甚詳少
定簡尋得當錄呈求教也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
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北
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
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
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

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隨地形而爲之計則亦
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于
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
荆溪而繇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
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
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
水不得反流而趨內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
如此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

爲塘浦焉蓋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
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
城湖他如斜塘等諸壤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
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
遠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
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淞江
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繇浦以入
於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二三
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
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
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無存者常考李氏有
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
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真能上緝古
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疆不廣則農夫之有籬
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不
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旣以

不便木簰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
下焉之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
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
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
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
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
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
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
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
卽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
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已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
止一時壞旣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
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旣高水非
塘浦不可泄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覲常
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
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而劉慤按行

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入之憂唯熙寧初
郊直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
塘吏民喧訴擊墜幟頭卒鳴鑿散衆而止政和
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閘差霖措置通
設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
一萬貫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
浦閘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
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
遏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
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豐州縣旣無此事力
荒歲餓莩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
日而成乃欲救其目前之急此泄水一說未可
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
雖欲以鄰田爲壑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增多
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
方之時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旣壞之後平

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
灑蕩等處尙有古岍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
田不過因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
築捺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
也何能遽益於事況圍田未易去者乎於今救
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
漸露處次第修築各於水中自爲隄障卽車水
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鏤榜曉
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併已差官隨之
行縣矣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
度力實非所能更望熟議

本朝

○龔詡上巡撫周忱修水利書

直隸鎮海衛老疾軍龔詡上言

欽差巡撫大人執事詡竊惟天時水旱何代無之人
事隄防從古而有欽惟

聖朝自洪武年間東南田地高下不一雨多則憂潦
晴久則懼旱頻年河港湮塞岸塍摧圯無所資
其灌溉注洩遂至永樂三年大水十四年大旱
人民流離餓殍盈路稅糧逋負盜賊生發原其
所繇良以失於疏濬隄防之故以致

朝廷憂之

特遣大臣專督東南水利是以連年田地頗得成熟
人民頗得聊生近年以來人情忽怠常生於所
易漸覺疎慢各處州縣雖設治農之官而無治
農之實一切文具苟且反生擾害之端倘一旦
或有水旱之臻恐不能無永樂三年十四年之
患詎愚以爲

國家所以爲

國家者以其有斯民也民以食爲天食不足則無
以生無以生則禍亂易作誠

朝廷所宜深憂而當預防者也今執事職居巡撫

斯民衣食根源

國家所係輕重莫大之事尤不可緩如蒙聽納愚言熟思審處專一提督經略勿事虛文務求實效如此則災未至而有以備之而小民流離饑餓盜賊之患不足憂矣

○龔詡再上巡撫周忱修水利書

嚮者僭陳東南水旱必須預防者蓋以

國家租賦從此而出小民衣食繇此而資最爲重務往年

朝廷憂於未然所以各處州縣特設治農官一員不使干預雜事專一提督經略當時居斯任者多得其人繇其責有所歸不得不苦心極力以營治之雖遇年時調潤亦時常往來巡視不怠所以岸塍堅固河港流通數年以來民享其利近年此官罷設惟於本縣自行委官提督奈何所委者多非其人濫管他事之時常多經年累

月竝無足跡下鄉設或一來不過取其文具應
答而去竟不問其實效如何送往迎來徒增煩
擾其中有等糧里知道理識干係之人於農隙
自行起督工夫修濬其無知者但知剝民苟安
姑息一旦災至禍臨無所措手所以民受其害
而不可勝言且如今年低處岸塍十壞八九高
鄉河港鮮有流通一值久雨久晴湖水漲泛無
以抵禦潮汐不通無以灌溉遂致稻禾滄沒枯
槁兩皆失之兼之小民田段四散缺食無力父
母妻子東奔西走營救不暇呼天叩地所不忍
聞小民苦楚如此執事備知其情今年被災稅
請谷糧當行

上聞必可蠲免惟是小民一年衣食將何所望竊恐
饑餓困迫盜賊流離繇是而起當此之時政執
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之秋也倘蒙深懷

聖心多方措置督責有司禁其煩苛凡官府一應不

急公作悉行停止召集人夫盡力修濬勿事文具勿吝出納務求全濟必使小民感恩懷德不忍爲非不去鄉土救急之務莫善於斯稍待水平之日乞爲奏

請各處凡有水旱州縣仍特設治農官一員專管水利敢有違越使者受者各得其罪著爲常令使永遵守更在執事時加體察責問成效驗其能否或有貪殘冗懦及爲斯民害者詢問衆情以罷黜之或難其人俾得兼授更乞禁姦革弊信賞必罰勿奪農時卹其勞苦以盡人事以回天心誠爲利便此係民情當今急務伏願執事熟思之

○史鑑答巡撫侶鍾書

吳江草莽生史鑑承德音賜召問以生民疾苦令條具上陳凡三件其二坍荒田糧宜與分豁江南諸州縣北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

渚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嚙日削月朘十亡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放免貧民包賠歲歲無已雖經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閱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剝膚吸髓反以爲射利之資謠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意幸除豁欲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困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遲十載是民之困苦無有息端之時也宜選清強官屬履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有幸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史鑑與陳璠論水利書

近會沈啓南讀吾子所寄書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事言單鍰之所建白者噫是夫惡足以語此哉但能奉權貴通富豪以椿石爲名欲費國家數萬金錢侵牟實私橐耳向非巡撫佾公巡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是役成矣役

成而有利於民何惜於所費但恐財盡而民窮
水利無纖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上自侍從之
家中至舉人之屬下及胥吏之流無不垂涎朶
頤則其所以自爲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
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爲害者莫甚於湖州蘇
州松江三府也地勢旣卑百川奔湊湖州西連
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道於
湖而入於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容滙停蓄過
於江而達於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
斯須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
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旣高亢水
不停瀦相視設施固當次之也而當時議設水
利官屬之時失於詳究特令帶銜浙憲彼庸常
之人莫不懷戀安逸沈醉聲樂嘯詬湖山利害
不接於其目愁歎不聞於其耳休戚不關於其
心孰肯去妻子舍朋儔遠逸樂日趨於墊溺之

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
法爾至於芟草之屬悉令估賣那東拚西踪跡
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踰數百高擡
紙價利其贏餘至於大水懷襄之際吾民曾不
能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
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
哉繇理勢與循習致爾莫若請選清彊剛正郎
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于蘇居數郡之中
道里旣均往來又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
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利害不可
同日語也

國朝永樂初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
三府爲急巡行勞徠不常厥後以通政使趙公
居住踵而行之此卽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
爲杭州地濱於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漂入
城治水官屬雅宜居此鑑請有以答之海水之

嚙暫不爲常不暇遠舉姑以
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嚙仁和海寧比時雖有治水通
政以爲汎而不專
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寧今都
國陣御史佶公方以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帥布按二
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
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涌入三司之
官相率避於鎮海樓上水利僉事亦在其中未
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
能爲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於杭無損
於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當年之常法也啓南
又以爲若欲開洩壅滯任重而役大有非部屬
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
衆論以爲當在今戶部侍郎劉公璋鑑又以爲
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爲布政今爲侍
郎最爲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

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廣按察使劉公
喬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講求水
利最爲詳悉故獻議於巡撫滕公
奏設此官今本官敷歷中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
審其節行才名比前何如吾子必詳知之若使
其有加無替則舍斯人而莫可況其官資已高
陟之執政其孰曰不宜其次莫如前吾蘇郡守
孟公俊其爲人也毅而有守慤而有文謙而有
禮但以前居蘇時屢忤權貴故得謗言天地鑿
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資尚卑陞之
以重職專委任之則其所行必有大過人者鑑
鄙夫碌碌自守已無意於世今以吾子書中有
及賤名故謬陳管見如右

○蔡羽與伍水部書

竊惟執事負平當貢禹之學爲水曹之官近者

河渠紛紛事須熟講雖所將不同憂

國爲民之心一也前者白茆之役大司空爲

國家興利奮斷不惑遂建不世之業一勞永定不計小費誠偉誠善然亦多得於天人之助苟不因天時相地利乘人和未見其濟也今瀆川之役憂在監司監司執事之僚友也平心而熟講之勢獨不得乎今赴江赴海道有遠近稽產賦工用有情實而道路誼然者弊有所起也夫疏鑿河渠本爲

國家興利萬民生福然愚民不見萬世之利先見目前之憂智者曰鑿白茆之阻而百川速浚吳淞之尾而東江順事旣徵矣愚者曰大害旣除小利可緩舊冬力役新冬暫紓茲所以誼然道路也太湖達婁齊孰速於盤門之鮎魚口達江陰孰速於無錫之獨山二水旣裕長橋旣多門宜不待於瀆川也或謂光福東通瀆川西出滸

墅清橫塘以納百川修縱浦以向橫瀝邾亶單
鍔竝有成說勢不得已寧失之緩無失之驟則
天人應徵科繁碎寧失之輕無失之重則胥奸
消民有占田額多而官租不足無阡無陌而居
積鉅萬者監司豈知之乎草茅之人不知忌諱
惟矜而采之

○姚文灝論親行點視書

昨會從容備聞疵謬非執事僕何繇而得此欣
慰欣慰但其中有一事愚心所未渝不敢不質
其疑於左右承諭云凡諸隄岸溝渠親行點視
不惟不能遍且不勝其勞矧小民被呼譟之煩
僕隸肆侵漁之毒又云在縣官爲之亦且爲小
以見僕之爲之又小之小者也至煩引郭橐駝
傳爲証執事之意彰彰矣而僕尚聞焉夫爲政
有體隨時而在非自明理之儒孰能免膠柱之
誚哉僕之愚迷其失固多然竊謂効勞之事無

上下大小之殊有殊者或後世之失也是故天子狗農諸侯省耕大夫協工士庶盡力昔者大舜負聖人之資攝帝堯之位內而九官分攝外而十二牧分民舜於此時端居冀方總率宇內豈不稱尊嚴之體免臣庶之擾哉乃與羣后更迭覲巡僕僕然一歲而周四岳所至之處祭天可已祀地可已朝諸侯可已又屑屑然禮器之是修量衡之是較何舜之自小而不自尊也豈當時岳牧皆不足以辦此歟後世人主則得矣穆然於九重之上和鑾不響而警蹕塵消諸侯無奔走之勞百姓無供給之費執事以爲與舜之事孰簡而孰煩耶苟以爲非人君之體而不可爲則是後世之君皆賢於舜而舜之事適足以爲萬世戒也禹之治水在堯舜重華之下居益稷贊助之上其他佐貳司空之職又不知其幾爲禹者授以成算坐收全功豈不合大臣之

體無細事之勞哉然書稱其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其手足胼胝何也嘗攷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輶山乘楫也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大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揀饑拯溺之心橫於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又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則禹之於水不獨自往又自爲之也後之爲人臣者則得矣職位稍崇卽自尊大偃然於僚屬之上孰肯少貶以就勞事曰此有司之守耳爲有司者又復若是曰此百姓之役耳繇是自百姓而上無復有服勞者何其與禹之見異也執事謂此皆懲禹之失而不爲耶抑道有不

類而不能爲耶苟以爲非大臣之體而不可爲則
是後世之臣皆賢於禹而禹之事適足以爲萬
世戒也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古稱其爲
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僕不聞其以君相自
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
之教也夫舜與世遠典籍遼邈又聖凡不同事
難爲據姑以近世提舉浙西者言之宋時有徐
宗正者親操畚鍤率先衆庶我

明有趙通政者巡行阡陌泊宿洲渚若是者如何也
皆可以爲戒歟然此又所未見也近日劉都憲
總治張秋文武官僚執役於河上者不可勝數
爲劉公者坐乎一堂之上令乎一堂之下亦足

以重然矣對意再之國體而致河成矣乃便服按行日夕隄上泥塗有
所不顧風雨有所不避寧不計官吏之伺候僕
隸之侵漁哉是執事所親也豈亦以爲非歟夫

是三公者亦大臣也其事皆載在方冊著在人耳目僕不聞其以大臣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所謂必不能徧者然矣僕意禹之汲汲如此豈自度其能徧九有而後爲哉亦盡其力之所及所不及者則亦已矣若預計其不能徧而槩不行焉非聖賢意也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是聖人不責人之中道而廢而責人之畫也彼計其不能徧而不行者非畫歟所謂不勝其勞者然矣但旣已受上之命而用下之望則不得不盡其勞誰敢佚居哉昔韓子論孔席不煖而云聖人非不知安逸之爲樂誠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夫聖人未用猶且上畏下憫皇皇如此假使見用於時其急又何如哉諸葛武侯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夫瘁亦人之所不欲死亦人之所大惡也彼豈獨不盡人情哉誠以熊掌

與魚有不可以兼得也所謂小民被呼譟之煩者有之矣僕使往年開運河嘗呼譟其民於鎮江去年濬諸浦嘗呼譟其民於海濱已而大修圩岸又呼譟其民於田野若是者皆可以已乎意者擇可勞而勞之不必避號召之煩以佚道使之不必慮怨尤之起也倘謂農田之事百姓之心聽其自爲不待督責則農官不必設水監不必開夏忠靖不必來於前徐司空不必繼於後矣所謂僕隸肆侵漁之毒者亦有之矣但此輩害人無往不然顧馭之何如耳得其法雖野外亦不敢肆失其道雖庭中且不能防執事謂一切官僚不出門庭者便能免左右之漁獵乎恐不可因此而廢彼也惟其謹嚴其約束減損其人數而已僕每懲此故凡入鄉之日止用門僕一人隸卒六人更無書辦等役竊效昔人單騎之行不謂外人猶復云云也所謂在縣官爲

之亦且爲小者執事之警僕切矣無非欲僕之
識其大也然僕以爲不必論其大小是非而已
耳故嘗謂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較文
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
航爲衙署阡陌爲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
後爲無負於人苟或不然皆心之所未盡義有
所未安欲以稱於世曰賢水部良農官僕未之
信也況律有之府縣官他事不許下鄉而點視
圩岸獨不在禁限安得爲縣官爲之亦小也昔
者子路爲宰問政夫子告之曰先之勞之明道
程子之令晉城也暇時每至鄉村召集老幼而
告教之詩書爲之句讀社會爲之科條夫宰與
令亦今之縣官也彼一聖一賢者其所以誨人
處已皆不於其大而於其小何也豈古今不同
舉措異耶所謂郭橐駝傳可以爲法者執事之
警僕者又切矣無非欲僕之不擾人也僕謂柳

子此說亦因其警叢脞者耳非以此爲足以盡
理官之道而凡爲理者事事當如是也若然則
盡力溝洫之聖反不如橐駝之守約也且駝之
于樹非蔑然無事也先盡其培植之功然後用
其棄置之術今則未也隄防未盡修川澤未盡
導猶之種樹未及培也而遽以呼集勞來爲戒
亦同於枯槁而已矣豈善學駝者哉況彼之所
病正以長民者不親視而徒使吏號於其鄉故
小民有饋吏之煩而無得食之實今僕則躬自
往來詢其難易勤者勞之惰者威之與子厚之
說似不類執事比而同之僕滋惑焉夫惟執事
宏達又甚相愛平時議論多所領解此獨未悉
者意執事未及見僕之行事初自遠方而歸咻
於莊岳之衆未暇爲僕少致思耳蓋此一事其
最不便者官吏忌其精察糧長畏其刑威此其
騰說倒置實繁以執事未思之情而聽二者之

說此所以累言而累疑也尚冀盪除目前平視
千古遠稽聖賢之迹近審諸子之規必若以爲
理有所不可事有所不宜循之則爲債事之轍
改之則爲宜民之途明白指趣纖悉開示雖愚
迷敢不勵轉圜之節服苦口之劑以一烝人之
心以副知己之望哉

○張禎答張寅論水利書

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西之
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
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
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荆
山之水有自荆溪百瀆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
曰三江而二江已絕吳江南岸又築石堤以便
綱運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觀於今日自江寧
之五堰旣治而九陽之水不東注於震澤而西
下常州蕪湖之港瀆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

所得已未數年前嚴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
浙江而苕霅之水爲之少殺劉家河開夏駕浦
疏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泖之水有所歸
而東江之微者以大其爲患如澱山湖者亦於
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閘七鴉不
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爲吳中一大川矣太湖入
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其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
爲渾潮所淤則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
州獨當其勞思患預防一曰修閘以禦潮沙諺
曰海水一潮其泥一簍新造之浦必設閘以禦
潮沙不能壅也在吾太倉除婁江七浦上原洪
闊海潮所不能壅者不必置閘外其諸屢浚屢
塞如楊林入七浦湖川入婁江之處與鹽鐵塘
南出婁江北通七浦者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
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木竇而又旁通月河
設爲輓壩每遇大旱大澇用以濟竇閘之所不

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遂人掌邦野稻人掌稼地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旱則引川水於澮以瀉之于川宋定興開江兵級專治浦閘齒涇鎮乃其屯兵處議卒以時啓閉常常理其閘外使不至日積月淤而屢煩浚治功不啻百倍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吾太倉之田賦雖均而其名尚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溝塗蕩之異而其賦亦各有等第以今之塌身名之曰地而比於塗蕩之賦立爲界畔不得仍前廢棄侵占則塌身可以常存而限水易爲力矣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凡以利爲名利端於一人而被其害者必衆豪強欲謀兼併每指溝洫塘浦爲塗蕩而陞科之以升斗之米易十百千丈之業或塞或沃壤或堰或魚塘而小民遂無從畝引必嚴禁痛革此弊可也五

曰纂圖志以便考閱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先時清查圩圖詳於田賦而未及於溝洫之制愚意吾州三百有十里必合幾十里爲一圖四至皆以塘浦爲界而復備開其各圩四至之溝洫并圩中之溝洫而備書之俾爲人所共知則雖欲揣之而冊籍并如不可得已禹貢職方之叙揚州不過數言而山川貢賦民生物產所繇適於畿甸之路無所不備此聖人之經所當取法者此五者祇爲備旱計然高鄉之河港旣通亦低鄉之所必繇以導水者也但水性下因而導則順而易爲力激而行之則逆而難爲功故邾氏於低田雖築圩岸欲其高固浚塘浦欲其闊深而其於高田設堰瀦水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嘗周流浸潤夫然後立壩門以防其壅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高低皆熟矣

○柴奇上閣部請興水利書

頃承明問敢進瞽言方切兢慚乃蒙採納謂興水利實今日喫緊第一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未晚也奇愚有以知執事之心不惟欲活東南百萬生靈之命抑欲培

國家千百世富庶之基也奇謹拜稽爲

朝廷得人賀而復述水利之詳爲執事告焉禹貢三江之舊不可得而復矣太湖之水惟併於婁江而溢於白茆七鴉二浦爲入海之道七鴉猶爲通利而白茅則湮塞成隄水不能不泛溢而爲害故有體

國之忠者恒抱將來之慮焉何以言之五代時錢氏竊據一方藉數郡所輸以爲國計竭力經營故有國百餘年止長興一罹水災宋初水利不修東南告歉則取諸淮北諸郡水患逾五十年南渡後日夜講求濬治之法故百五十餘年水災僅一二見勝國之事大率類此

國初亦未見常稔自夏忠靖公經理其地水患始
息而周文襄公繼之東南財賦遂甲於天下今
仍歲不登公私交困方議措置事輒中止所以
難之者蓋不過爲三說所屈耳愚請別白言之
爲濬治之難者曰白茆海口漲沙爲梗海潮一
日再至停積泥沙雖大興工力濬治數年旋亦
壅塞矣往歲之役可鑒也愚竊以爲不然海口
漲沙似非人力可爲白茆傍近有馬草浜可五
里許濬而廣之可以曲避漲沙之梗往時開濬
所起之土悉堆其傍一夕霖雨兩岍傾圯不幾
月而河流遂塞勢使然也吳中父老嘗以白茆
長亘九十里水行迂曲相度其傍有湖漕上接
芝塘不過三十里徑入大江但潛水淺狹必須
開廣以其事上之監司因欲壞民廬舍墳墓遂
不果行今惟復白茅之舊而疏馬草港之水於
是爲便於勢爲易舊時港身東起海口西抵芝

塘凡長六千五百餘丈今欲卽工之時必擇收
穫之後自芝塘而馬草自馬草而海口每丈計
用幾人每人開深幾尺少壯相間畚鍤相繼而
復步設健勇幾人搬運新土離置數丈兩岍所
長之田悉墾去之若有新升之稅亦覈實而開
除之馬草迤西至白魚洪等處遇有乾淺亦用
疏通七鴉支水爲楊林塘爲湖川塘各三十里
久已湮塞亦復開濬使通則白茆七鴉水勢駛
疾太湖不能泛溢而爲害矣爲工費之難者曰
方今四隅多盜

輦轂之下工作繁興爲此大舉所費不支欲取之
郡縣耶則饑饉迭臻公私告竭欲請之
朝廷耶則司農少府輒以匱聞徐議而緩圖之可
也愚竊以爲計大事者不可惜小費圖永逸者
不可懼先勞往日已巳庚午二歲水災
朝廷蠲放已及百萬量前日之所放計今日之所

費量今日之所費計後日之所輸孰多而孰寡耶疎遠小臣固不敢罔意論列草野之間嘗聞逆瑾之所積以萬萬計無非取之閭閻之下以飽溪壑之貪者也謂宜合詞上

請無惜數萬之費以建百世之功則范文正公所謂國之倉庾晉人所謂外府者也往歲開濬白茆自芝塘而海口長六千五百五十丈凡用五萬九千人其一時因而卽工者亦數處總計用人凡十二萬用米凡九萬公私耗費亦萬計計今日之所費宜不出此況乎失業之民不輟轉四方聚而爲盜監司郡縣竊有隱憂誠能募而用之與非常之功弭不測之變活垂斃之民一舉而三善備焉亦何憚而不爲乎爲責任之難者曰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善天下事難往歲

朝廷嘗

命大臣躬爲經理事竣之後或不免於物議焉此當
其事之難也愚以爲大臣任天下之重貴盡一
己之職業不顧在人之是非往歲之役議奪於
衆人之見功虧於一簣之餘非有所損也今日
欲興大工爲

國家計爲生民計豈忍因之以爲前卻耶浙江憲
司雖設有水利僉事分管蘇松等處地方然地
遠而耳目有未及權分而職任有不專事干撫

按動見掣肘弘治間工曹

奏設導河等夫每歲每里僉夫一名折收工價銀
六兩其後減收三兩僱倩人夫開挑河道雖若
粗有成蹟繼之者乃不然焉亦遂革去今日無
謂難其人也忠靖身任其事跋涉泥途者二十
年文襄請截綱運四十萬爲經理費故當時水
利疏通爲

國大利

廟堂之上豈無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執事具
疏上請

特發內帑與請濟賑銀四十萬為蠶鹽與費如當部水
親遣大臣會同撫按諸臣詢問父老相度地宜如前
所列先以白茆為急大舉而濬治之其次疏七
鴉之壅塞葺溧陽之五堰復江陰之二十四瀆
則可以興百年之利而增重

朝廷之根本若小小興作一二補苴此蓋有司之
事非所望於執事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仄

○王同祖上閣部設吳中治水專官書

王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唐虞之時
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禮六卿之制有冬官大
司空闕典無攷先儒講論周禮以大司空之屬
逸在五卿若遂師縣師稻人草人之類是也禹
之時洪荒草昧故其任職也專周公之時治定
功成故其立法也備帝王之制為萬世程憲若

此我

朝設官大率因周禮六卿之名取大唐六典之法而參酌宋元之舊以成一代之規至爲詳且備矣工部所掌都水虞衡屯田所司可舉而言也外有東南府縣皆有治農專官府有通判縣有縣丞使歲時循行阡陌興修水利以利民田又每遇水災則或

敕巡撫都御史等官治水若正統間侍郎周忱景泰間侍郎李敏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成化間都御史畢亨弘治間都御史何鑑朱瑄正德嘉靖間尚書李充嗣是也或特

敕尚書侍郎等官專治水患若永樂間戶部尚書夏元吉弘治間侍郎徐貫正德間都御史俞諫是也或置僉事於浙江專管蘇松水利則自成化八年始若吳瑄伍性雷士旃是也至弘治中裁

革或

敕工部郎中或主事專治水利若弘治間主事姚文灝郎中傅潮臧麟是也至正德初裁革末年復因水災遣郎中朱袞治水未幾裁革嘉靖初復敕郎中顏如環林文沛治水未幾裁革迄於今仍以浙江僉事董水利事若蔡乾江良貴蔡時田玉今朱袞是也自弘治以來治水之官或設或罷率無定制故嘉靖初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吳巖相繼論列請特設重臣以任治水之責十一年大理寺左寺丞周鳳鳴疏

請設專官治水是皆深知東南水利所繫不小故倦倦焉形之章疏莫有能舉而行之者蓋水利之官遇水患興修固爲甚急若歲豐無虞則坐享優游似爲閒冗故議者輒以爲不宜專設殊不知思患豫防之策要在於平居而久安長治之規實繇於積習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也且東南低下之區歲有水患但大小不同耳夫苟水

勢不漲未足爲患一遇大水蕩爲巨浸有司相顧束手無策然後縣以聞於府府以聞於撫按撫按會議以聞於

朝事下戶部覆議動經旬日比及

旨下文移往來勘踏災傷又復浹月徐議所以救荒

之策官廩不足繼以處畫處畫不足繼以勸借

比及關支餓殍已十之八九矣然後差官治水

量財調役開江濬浦不亦晚乎是皆官不專設

水利之法久廢一旦倉卒遇災遂不可支以至

於此也或曰府縣皆有治農官非專設乎夫治

農官之設固

祖宗良法美意但行之旣久不能無弊職任不專或

委以別務賢愚不一或雜以庸才且工力財用

非所能辦不過於歲時督民修築疏導應行故

事而已又焉足以興大事修大功也或曰巡撫

都御史兼之可也夫巡撫之職固無所不統但

其管轄地方廣大政務浩繁欲其專治水利下行有司之事亦日不暇給矣或曰今浙江僉事之設專管蘇松水利獨非專官乎是固然也但名雖專管實則兼治今治所猶在浙江歲時不過巡行一二次而已至其文移下行有司視爲末務漫不加省亦不過取具依准回申而已如此而謂之專官可乎或曰郎中主事昔嘗差委治水亦專官也然有事則差事已則革廢置不常久暫不定又焉得爲專官乎愚以爲必如今日僉事之設專管蘇松水利內職則郎中主事可也外臺則副使僉事可也卽於蘇州建立衙門常時住劄其松常鎮嘉湖杭等府不時巡行及浙東溫台寧紹等府瀕海之區海塘堰壩成法具在無俟興修者則但委有司管轄不必躬親往閱使得專於蘇松相時立法若前所言水利農田之事地利有緩急工程有大小次第舉

行以期成效則庶爲專官矣然又須久任責成
假以歲月毋徒苟且止辦目前三載考績視其
勛業所就量加旌擢雖復遷官仍其舊任如此
行之旣久則東南之水患庶乎可弭矣何也蓋
官專而地近則有司知所策勵凡有興作期於
必行而無廢閣因循之弊任久而法著則下民
安於趨赴凡有工役期於必成而無作輟偷惰
之虞是則專官久任爲今日水利之急務如此
其所以量才而授任者則在於持鈞衡者焉

○歸有光上兵道熊桴水利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
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

吳

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
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開之
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

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三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濬畝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邾氏所謂塘浦闊深而隄岍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鏐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迹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

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
楊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
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
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
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
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
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
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
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
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
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
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
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
於行省及都水庸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
得其書開濬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
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

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
築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
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
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疆圉
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
邇者風汎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
一旦通疏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
十餘里水皆北向而流百姓皆臨流歎誦明公
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
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
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
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
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
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
無關利害今則旣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
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

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
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
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
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
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
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
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鼈三吳
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
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
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
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爲措置米穀
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濬導松江
姑且略循近世之迹開去兩岍茭蘆自崑山漫
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繇澹口入海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七
放今年停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
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
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
裁擇之幸甚

○歸有光上知府王儀書

有光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
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
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
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
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
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惟以三吳之
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
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
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邊實之論
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
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

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繇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茆竝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有光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旣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旣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有光誠恐論者不知此江

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
夷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
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
宋邨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
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影開挑
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
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
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
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
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
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
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
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
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
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
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

及之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
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鼈爲憂故特有言耳
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
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
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
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
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欲死
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
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
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
利繇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
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
遠離節下豈勝瞻戀不宣

○歸有光與崑山知縣彭富論水利書

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
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

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
戚然於此下詢藹蕘有光生長窮鄉談虎色變
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
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而吳淞
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
南北岍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
頃水利不修經河旣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
東東流之水會駛馬口至安亭過嘉定青
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
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
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
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而已此
民之所以困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
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
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
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

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
戚然於此下詢藹蕘有光生長窮鄉談虎色變
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
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而吳淞
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
南北岍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
頃水利不修經河旣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
東東流之水爾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
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
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
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
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而已此
民之所以困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
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
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
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

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舟直浦索路港諸地
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
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旣壅下流安得而不闕
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
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
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
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
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
牽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
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
以活矣伏願毅然舉行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
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
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
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
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真如拯溺救
焚萬不可緩者惟明侯留意焉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七
○王世貞與閣下王錫爵書

江南設有水利憲臣議尚未定或有爲當設僉事或有以爲宜復御史者或有以爲宜

特遣大臣者復御史不過仍委兵道多挾郡僚臨期一以文移塞責而已下僚多一番承應百姓多一番騷擾至於添設大臣尤屬童稚之見彼豈有不避艱勞不求速化如夏忠靖周文襄者況年力愈衰體面愈重費用愈廣何益之有無已則僉事乎於民爲近於簡爲真然鄙意則以未煩銓曹議定官府先須撫按計處錢糧今東南民力竭矣救死不贍安能枵腹而事版築若損官儲而借之賑饑則可然倉庾竭矣何所請發而以供役徒且今歲之潦在湖海之漲下流滿而不受不在上流閼而未洩也第以爲此事宜暫緩唯先有司修築圩岸爲主蓋費小利大目前之至計也若久遠之圖唯

廟堂更熟慮焉

○陸樹聲與巡按李堯民論水利書
承示別劄仰見仁臺軫念窮黎焦勞經畫爲吳
民造命者無遺算矣而猶計及停折德意所加
切於乳哺信吳民有二天矣其將百世頌之所
諭河工已濬當事者業有成績竊聞之先猷謂
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
洩無以禦澇蓋旱則資蓄以灌輸澇則資洩以
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者
水所鍾也如主於治澇欲一決而涸之不幾於
因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
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邇緣
支河淺澁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汎
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畱而易凝退
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如仁臺
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
長橋之水迤邐而東繇浦港支渠分流放于海
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胸腹腸胃以下注尾閘
者也如今咽喉鯁噎胸腹腸胃壅塞則尾閘雖
通而津液不注關鬲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
尤宜濬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遇
澇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延遇旱則水得
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暵此兩利之道也乃若田
間水道則責令田戶各加疏濬此又不待言矣
今吳淞之工已畢聞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
僕老耄憊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第恐言
之無當且以犯越俎之嫌也惟仁臺亮之

○趙用賢與水利道許應遠論常熟水利書

吳淞爲上流所急是矣攷宋史自張獻叔及

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
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

兩分之說盍再加啓恐上流應濬者不止吳淞
本時一江而已自此以下其流益分其入海之道亦
益縷析所不及詳數賢常熟人則一邑水道所
身歷而可指數者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
水一繇長洲而下繇巴城而上以常熟崑山爲
尾閭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蕩而
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爲滙故唐宋治水
言上流必於吳淞言下流必於白茆七浦考之
趙霖嘗云自田圩旣廢水通爲一若遇南風則
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
熟水之東赴者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
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
浦二十四悉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
入於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
獨重於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於錢武
肅其所設開江指揮專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

吳中水利全書 卷十七
卒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二十四
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茆許浦福山
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爲聯絡必不
可緩蓋此四浦者元人嘗資爲運道至張士誠
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

聖祖平吳因置四巡簡於四港之口以當時四港最
大爲鹽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
中都御史何公鑑主事姚文灝並大加開濬今
又百餘年湮塞等於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茆
居邑之正東折而入於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北
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福山港入
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
里白茆往爲巡撫海公瑞略加疏濬雖未迄工
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通數年已來亦賴
其利乃其最逕而切又稍近而易爲工者則莫
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江

最易宜與白茆稱亞其旁多良田頃者漸瘠鹵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茆昔時稱爲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漚已久有勢力之家不蓄產於此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資則以此二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具之費而成三吳最急之工亦宜少畱神焉不才又問聞言今海口俱高於內地卽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辨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至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沙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又若敝邑目前所極要者築圍一節臺下未及施工於治河則宜

加意於築岨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
一浦有一浦之利邾亶曰築圩可以禦小水而
不可以禦大水然則必濬河而又築圩則吳之
田利而無患矣若止濬一吳淞譬如人身毛竅
八萬四千獨舉一竅治之其餘壅蔽爲害亦不
細耳

○趙用賢與兵道李涑論水利書

敝邑居郡城之東北吸浙西苕霅太湖東洩諸
水繇吳江經郡城會於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
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亦會於常熟常熟在漢
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湖建瓴之勢旱則資潮
洩潦則藉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至元末獨
存四港已東爲白茆嘗資爲運道其流最大稍
非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極西北爲三丈浦至
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僞吳之

起首濬四港

聖祖因之故於此四港並設巡司防禦海警以總勢
論蓋太湖之水大半歸於敝邑而正東所受郡
城及陽城湖婁江衆流亦下而歸於敝邑故敝
邑乃三吳之尾閭敝邑入江諸港無壅則長洲
吳江無錫諸浸殺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白茆
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
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最逕
而三丈浦則以洩邑西太湖之水其利在西北
一方於邑似少緩焉隆慶間撫臺海公嘗濬白
茆一港幾成而去然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福
山二港則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旣大濬又旁
及奚浦鹿苑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
勢力者計耳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或未及也
故爲今目前最急計無如擇其近而易爲力者
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於白茆許
浦白茆差尤易以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

故也福山港一通則郡城直注之水逕從北入江敞邑長洲吳江諸浸可殺其六矣

王煥如曰海忠介於隆慶末開吳淞江畢卽疏白茆港以解任匆迫不竟厥功甫數載而白茆澱淤萬曆初年林江臺奉

特遣至吳所

賜璽書坐濬白茆反覆勘估倉猝竣役上章累數千

言叙勞勩之績如畫及梓行冊考謂忠介糜金錢四萬餘緡而彼僅半之迄今列郡

黎民追忠介吳淞之伐戶祝家戶而海虞

一邑謂忠介白茆之役遠孫江臺趙文毅

虞人也素持月旦目擊先後之疏治茲談

水利竟無隻字誦江臺此其功罪之案何

如也忠介貞操與日月爭光而白茆遺憾

豈奉行者不得其法與愚讀文毅斯篇爲

之浩歎

○趙用賢再答兵道李涑問水利書

辱明問具見留意民瘼蓋東吳無百年不治之水以地獨卑窪內匯太湖之巨浸而四灌以江海之洪流故其通易塞少塞則中流溢出而滄溺之禍歲歲不免蓋在西境則吳江黃浦婁江諸港最大在東北境入江者則無如崑山常熟而在常熟獨有四港以分其勢卽宋所置開江營獨重此一邑可知矣惟明公再籌之如惠臨敝邑當造膝以對

○周永年復吳江縣知縣熊開元問水利書
伏蒙手札下詢水利備見畱心禹績此百世之永賴非一方之偏計仁臺智欲窺五行之先仁能窺萬姓之便故肯究竟此事奈此學久無顯門永年妄意籌量亦心長目短茲奉明問僅以臆對大都論水於江北則利在漕論水於江南則利在田顧名思義知水之何以利則治水之

大綱在握矣欲求水之利先審水之害害在淤塞則利在疏通害在泛溢則利在停泓而泛溢之病又根於淤塞其要總不出蓄洩二字故歲修之計無如深其浜濶高其岸塍以治田之法治水深者益深則流疾而不至上涌高者益高則防峻而不受潰入此嘗面奉台諭洞中肯竅得官民同心年歲繼踵便可久遠絕陽侯之虐惟是大興水利則事關蘇松二郡役費金錢巨萬而敝邑縣治適介左江右湖之中則言濬決者不能不於此注意東坡所謂盡徙吳江一縣之民者旣爲迂論單鍔所謂鑿吳江岸爲千木橋者亦非捷法計惟有用決法於江海之交用濬法於江湖之間而新漲爲勢家所有則畚耒動而肘先掣是闢除之難浮土無別地可積則堆近於岸而還復於水是安頓之難作壩以濬水濬竟而壩根微在則泥沙卽以漸聚插竹結

草以捕魚捕久而水面各分則芟葦卽以潛滋
是洗刷之難且無論是諸難而淺深廣狹須用
倉舒秤象若水量江之術相勾較非坐談之客
所謂快其脣吻也明問所云泛舟規度揀木表
記誠所不容已者卽當嘉靖間修邑志時沈憲
副亦偕白邑丞乘舫周遊而其書若圖始就況
卽思約計工費而可憑空指畫乎前聞台委各
區總開報水利永年慮此輩欲虛應故事曾詳
囑承行吏書云各區須開明本區大小湖港若
干小水浜淩若干其大水通流者從何而來從
何而去何年何處曾塞何年何處曾開其二都
南三都西之水竟有向入湖而今出湖者務須
審實註明又須逐區挨聯畫成圖本以便接續
成帙它日郡邑水利官按圖臨視有不合者責
歸開報之人不知吏書區總肯以鄙言從事否
仁臺旣垂念此事或卽可因修志以圖治水得

嚴諭各承委者一番使其及時開載亦可據以爲案而更加辨析也其太湖向繇吳松江入海者是其大道今長橋左右旣皆變作民居田湖水無從直來龐山湖亦半成蘆蕩湖水無從盡去是江與湖且卽有間阻矣何論海口數年前嘗泛吳淞已荻葦彌望今更不知江面所存何似日侯豫瞻嘗述吳淞之在嘉定境者當其尊人少時尚見一日兩渡今可跨而越矣似此不盡成高阜不止耳自城東而抵松郡不過五十里距海則更百里而遙太湖旣不得從長橋直東只得迤邐而南從徹浦橋八斤鎮東出者爲多幸東路有白蜆江等諸闊大處可受以轉達於松之澱泖不盡恃龐湖與吳淞爲承受耳若講求水利之書以所見則林江臺所刻三吳水考悉吳中之事沈憲副所作吳江水利考切邑中之事皆足資考鏡者也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十八

志

志以徵實在先朝唯尊信史凡有詔令並系

全文之中

本朝則蒐拾遺編務存典確而勦襲者不入

宋

志出後代編叙然事則宋也故標以宋元倣此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

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天禧四年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浚古港以灌高仰之地竝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竝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二年二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知縣郝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循略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岍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

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與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隄防川瀆湮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竝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

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
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
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牒司官一員掌杭州
至揚州瓜洲澳牒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牒
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
淞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
有奇爲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
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爲可行
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
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
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淘若他
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來被賞人以爲濫
六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
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
水仍爲害未嘗按實究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

吳中水利全書
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
濬吳淞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
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
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河等皆
坐貶降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乞
開江濬浦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利者詳究
利害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
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旣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
名旣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
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
度圩岍以聞於是復詔陳仲方爲發運使屬官
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
畱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言承
詔按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淞江復置十二
牐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
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淞江散漫不可開洶泄水
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
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
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
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
從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
令藉古瀦水之地立隄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
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溝防
之制使合衆力而爲之詔可政和元年十月詔
蘇湖秀三州治水剏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
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爲平江府潤州爲鎮江
府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
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
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頰山卽回薄
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
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

三里北趨赤岬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牐隨潮啓閉歲久湮塞致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竝循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地方擾甚七年四月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

多侵民田平江尤甚繇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
趙霖爲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賑恤人戶毋
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宣和元年二
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
十鍾之地其堤闕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
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
浸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
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
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
提舉專切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
陂湖溝港涇浜湖灤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
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四至竝鐫之石從
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兩官六月詔
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凡役工
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
浦五十八瀆俱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

降兩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
委陳亨伯措置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
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
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滌措置車水通
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光漕臣
孟庾專一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
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
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
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
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
廉訪使者叅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
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里相接八百餘頃灌溉
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
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
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
聞靖康元年三月臣僚奏言東南瀕江枕海水

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
民始盜陂湖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
爲田雨則被澇旱則枯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
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
失業無筭可乞盡東南廢湖爲田者復以爲湖
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馳奏以
聞八月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依元
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
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
千頃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爲太優詔依
元豐紹聖舊格施行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牖六
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
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
擾民今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

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岍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繇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岍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泔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繇港而入皆不必瀦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爾乾涸運河之淺狹

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至嘉定間臣僚
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係
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牖經
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
也來年鎮江牖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
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三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奏禁練
湖占佃增置斗門石礎補隄防乾道七年以臣
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
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
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
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潴畜盈滿雖秋無雨漕
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
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强家因而專
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旣久其害滋廣望

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爲令
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
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慶
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
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以固隄防庶爲
便利從之

○院脫等宋史河渠志

四

里山嶺水

常州水隆興二年本州守臣劉唐稽奏開申利
二港孟瀆百瀆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
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
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
舉芮輝于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
開河置牐通行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
人以時啓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
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兩牐及修築牐裏堤
岍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

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鑰匣遇水
深六尺方許開牖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漕臣
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浚無錫縣以西橫林小
井及奔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
九年知常州章冲奏疏治本州港牖溪湖詔令
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珪奏濬漕渠以便
綱運修建望亭上下二牖固護水源從之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五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浙漕臣陳彌
作言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
百萬餘工其所開港浦竝通徹大海遇潮則海
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
今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
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潮退搖
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露不致停積實爲久
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許浦駐劄

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三旬訖工

○脫脫等宋史河渠志

六〇時華亭縣屬秀州

秀州之水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

三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

官浦入於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瀝浦入於海

西北則陳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於吳淞江其

南則當湖自月河南浦口澉浦口亦達於海支

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

分作牐或斗門及張涇堰兩剏築月河置一牐

其兩柱金口基址竝以石爲之啓閉以時民賴

其利淳熙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上言

華亭新涇塘招賢港牐廢毀莫禦鹹潮傷禾乞

加脩築上曰此牐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惟

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農爲重朕觀漢文帝詔

書多爲農而下今置牐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

之勞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炯奏請命

浙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
開濬華亭等沿海三十六浦湮塞決泄水勢爲
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宙奏修華亭新
涇堰捍禦鹹潮從之尋詔特轉丘宙左承議郎
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趁時栽種蘆葦不許樵
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收土軍五十
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令
知縣縣尉竝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敢廢
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括悉發一萬工修
治海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壩務令高牢以
固護水勢遇旱可以瀦積十年以浙西提舉司
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
太湖之水遇旱卽開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爲一
縣之利

○劉蒙松郡水利志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之顧浦五年轉

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畝定其勸課爲殿最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邾亶又濬治之皆爲民利

○劉蒙松郡水利志

二

紹聖中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漸奏請按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無錫芙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疎涇梅李以入揚子江又開崑山七鴉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會二浦東南濬柘湖新涇下金山小官浦悉入於海自是水不爲患

○劉蒙松郡水利志

三

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欲涸亭林湖爲田盡決堤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

決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爲害於是東南
四鄉爲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間州縣官懼
其害復故堤堰獨畱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晨
夕衝突塘口至闊三十餘丈鹹水延入蘇湖境

上

隆興間言者復請決諸堰以姜詵言而止

是歲八月邑人右正言

許克昌力言於朝時丘密以太傅除知秀州奉
命行視與令堵觀議以新涇塘潮勢湍急運港
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於是募四縣夫移堰

於運港始九月二十六日終十二月二十七日
併築堰外諸港及運港之兩岬東岬自堰至徐
浦塘二十四里十七丈西岬自堰至柘湖二十
三里上闊六尺下闊一丈五尺高六尺明年正
月遣御史蕭之敏按視還奏詔增密秩復租九
年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
張元成增築二月特設監堰官一員土軍五十
人置司顧林亭以防鹽運私發諸堰後堰外隨

潮沙漲牢不可壞二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
憲所築諸堰具列於後

平運港大堰闊三十丈深三丈六尺厚二十丈

只九寸

三護涇堰闊一十五丈深三丈五尺

黃姑涇堰闊五丈深一丈五尺

張戀涇堰闊一十二丈深三丈

老兒涇堰闊二丈深一丈

何家涇堰闊一十丈五尺深二丈

善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六尺

徐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邵家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新開涇堰闊九丈深一丈八尺

招賢涇堰闊一十一丈深二丈八尺

管家涇堰闊三丈深二丈四尺

張涇堰闊三丈深一丈

吳中水利全書 卷十八
戚家涇堰闊六丈深二丈五尺

丫叉涇堰闊五丈深二丈二尺

吳塔涇堰闊一十丈三尺深二丈六尺

蔣家涇堰闊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

竹岡堰縣東六十里

沙岡堰縣東七十里

善按徐碩嘉禾志又有防海鹽塔石湖隄塘

鹹堰將軍堰通前凡二十餘所自增築海

塘諸堰皆廢今所存者唯張涇一堰一閘

故時港名亦多改易不可考矣

○劉蒙松郡水利志

四

前進士胡恪開三江五滙夫三江包於太湖五

滙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爲之制則水有所

歸永不爲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

公傳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

言開淘吳淞江湮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

海凡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

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貫石

○歸有光嘉祐開江志

吳淞江南岬

前張家浜 戴家浜 青浦

○古江 南踰浦 上海浦

大盧浦 西盧浦 新涇

魚浦 小許浦 盤龍江

儼儻浦 周涇 西舊涇

赤眼浦 華潮浦 淮浦

朱墅浦 艾祁浦 青龍江

吳浦家江 大盈浦 梁紇浦

南澥浦 直浦 趙屯浦

內勳浦 石浦 道褐浦

金竈浦 蕭市浦 陸虞浦

千墩浦 任浦 漳潭浦

同丘浦

諸天浦

張浦

帆歸浦

大直浦

少里浦

東齊浦

剎力浦

吳浦

界浦

舟直浦

吳淞江北岬

江灣浦

坊浜

唐莊浦

東彭越浦

西彭越浦

趙浦

大塲浦

桃樹浦

下槎浦

中槎浦

上槎浦

石橋浜

新華浦

封家浜

李墅浦

上棧浦

何浦

陸皎浦

東黃渡浦

裘浦

西黃渡浦

桑浦

顧浦

安亭港

徐公浦

北澥浦

大瓦浦

小瓦浦

蔣浦

三林浦

金城浦

顧慕浦

木瓜浦

下駕浦

天明浦

新洋浦

馬仁浦

小虞浦

大虞浦

良里浦

新瀆浦

下里浦

黃瀆浦

及野浦

界浦

曹涇

六市浦

管簾浦

張浦

戴墟浦

陸涇

廟涇

箭涇

青丘浦

索路港

右嘉祐所開新江淞江自湖口來入海兩

岸皆浦形如百足今有見在通流者或填

淤僅如溝瀆或沒不復見而地名猶存皆

可尋究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南地卑萬流

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舊瀆難以悉數

酈氏生長北方未嘗親見蓋以意度之可

耳○觀吳淞江兩岸港浦永樂二年夏忠

靖掣崑山嘉定諸塘浦引吳淞江入劉家

河於上海濬范家浜接黃浦而於江之東
段初不施工蓋已失水之勢矣

元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練湖在鎮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強之家於湖中
築隄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
世祖末年叅政暗都刺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
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
臣奏請依江浙行省議合依宋制設夫修濬練
湖濬蓄潦水并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
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
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濬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
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
所用船物今歲預備來春興工合行事宜依江
浙行省所擬既得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叅
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

言所委前都水少監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鎮江路總管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此非一事宜依澱山諸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船三人用竹筩撈取淤泥日可三千載月計九萬載三月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泥增築湖岨自鎮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呂城壩河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尺所役夫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及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上戶內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竝興卒難辦集宜趁農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隼所言與都事王徵事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洎各監工官沿湖相視上湖沙岡黃土下湖菱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筩取又議兩役竝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爲難願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

先開運河期四十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
完繼有江南行臺侍御史及浙西廉訪司副使
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遂於是月十七
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湖重
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後各監工
官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闊丈尺開濬
至三月四日畢工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
役二十六日常熟吳江二州長洲吳二縣實役
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於三月七日積水
行舟又監修練湖官言任奉議指稱元料增築
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闊一丈二尺平面至高
底灘脚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
礎東舊堤臥羊灘修築如舊堤高闊已及所料
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築令完中堰西石礎五百
婆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婆隄
至馬林橋隄水勢稍緩不須修治其隄底間有

滲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開運河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鈔萬八千一十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徵夫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三十六兩糧萬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九千三百三十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石二升其練湖未畢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叅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岍設提領二員壕寨一人司水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印信卽同湖兵宜咨本省遍行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開濬若不設法關防徒勞民

力除關本路達魯花赤兀魯失海牙總治其事
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啓閉斗門行省從之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二

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爲吳淞江東匯澱
山湖以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上湮河口
是以宋時設置撩洗軍人專掌修治元旣平宋
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爲務勢豪租占爲蕩爲田
州縣不得其人輒行許準以致湮塞不通公私

俱失其利久矣至治三年江浙省臣方以爲言
就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將仕
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濬通海故道及新生
沙漲礙水處所商度開滌繪圖呈據丁知事等
官按視講究合開濬河道五十五處內常熟州
九處十三段該工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二崑山州十一處九十五里用工二萬七十四
日役夫四百五十六宜於本州有田一頃之上

戶內驗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備糧赴工疏
濬正月上旬興工限六十日工畢二年一次舉
行嘉定州三十五處五百三十八里該工百二
十六萬七千五十九日支糧一升計米萬二千
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日役夫二萬一千一百
一十七六十日工畢工程浩大米糧數多乞依
年例勸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備口糧佃戶
備力開濬奈本州連年被災今歲尤甚力有不

逮宜從上司區處高治中會集松江府各州縣
官按視議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計五百二十
八里該工九百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役
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四人日支糧二升計
米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四升上
海縣十四處計四百七十一里該工千二百三
十六萬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萬六千一百三
十四人日支糧二升計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

十一石四升六十日工畢官給之糧傭民疏治
如下年豐稔勸率有田之家五十畝出夫一人
十畝之上驗數合出止於本保開濬其權勢之
家置立魚籩并沙塗栽葦者依土出夫其上海
嘉定連年旱澇皆緣河口湮塞旱則無以灌溉
澇則不能流洩索致凶歉官民俱病至元三十
年以後兩經疏闢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閉勢
家愈加租占雖得徵賦實失大利上海縣歲收
官糧一十七萬石民租三萬餘石略舉似延祐
七年災傷五萬八千七百餘石至治元年災傷
四萬九千餘石二年十萬七千餘石水旱連年
殆無虛歲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委
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
舊有河港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溉者今
皆填塞必須疏通以利耕種欲今有田人戶自
爲開濬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獨成繇是議上

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民站竈僧道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作治州縣正官督役其勢豪租占蕩田妨水利者竝與除闢本處民田稅糧全免一年官租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舉行行省行臺廉訪有司巡鎮外據華亭縣崑山常熟州河港比上海嘉定緩急不同難爲一體從各處勸農正官督有田之家備糧併工修治若遽興工陰陽家言癸亥年動土有忌預爲咨稟可否至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邁傑等奏江浙省言吳淞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爲疏滌仍立牘以節水勢計用四萬餘人今歲十二月爲始至正月終六十日可畢用二萬餘人二年可畢其丁夫於旁郡諸色戶內均差依練湖例給傭直糧食行省行臺廉訪司并有司官同提調臣等議此事官民兩便宜從其請若丁夫有餘止令一年畢命脫權答刺罕

諸臣同提調專委左丞朶兒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役得旨移文行省準擬疏治江浙省下各路發夫入役至二年閏正月四日工畢

○宋濂等元史河渠志

三

夫夫受濂等言因

太湖爲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水瀦蓄之餘分滙爲澱山湖東流入海世祖末年叅政暗都刺言澱湖被人侵占壅塞水勢農田遇潦受害宜令本省官清治仍設軍夫巡守世祖曰利益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旣而平章鐵哥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共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卽位平章鐵哥奏澱山湖宋制設軍屯守臣等計議應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協同屯守命伯顏察兒暨樞密院議畢聞奏於是樞府言嘗奏澱山湖在宋時設軍屯守范殿帥

朱張輩必知其故擬與省官集議定併奏有旨從之乃集樞府官及范殿帥等共議朱張言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隸巡檢司管領范殿帥言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成可行臣等亦以爲然與都水巡防萬戶府職名俾隸行院樞府官又言若與知源委之人詢其詳候至都定議從之

○楊維禎澱山湖志

浙西水利歸附後隸行六司農司有曰營田者屬司也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至元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於太湖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爲田以致湖水漲漫損壞田禾繇是都省奏命其左右司郎中都爾彌失相與開挑緣燕昔宿澱湖之山寺寺之主僧一能詩燕以

掃葉命賦一乃搦管遽書云階前掃落葉明朝
落更多惟恐落盡了無奈秋風何燕悅感寤第
疏理其大都焉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
浙西鹽使沙的促之言水利人潘應武抵論去
冬今春開濬溝浦三百餘處竝無一處通徹僅
有邇澱湖之曹家門百餘丈而已三十年又值
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刺思行院董僉院
浙東宣慰使哈刺歹選知水利人吳伋張桂榮
潘應武相視到合修湖泖河港合置橋梁開壩
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
畢都省之張參議者挺議所占湖田是宋係官
田地宋亡之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爲挑
河支用都堂然之故卽湖田開新港三條闊約
三十餘丈及濬趙屯大盈二浦活疾湖流而遂
輟焉

○孫鼎松郡水利志

大德二年春二月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於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圍岸疏濬河道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圍岸堅固內一事浙西澱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湖界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爲民害違者庸田司就便追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沙泥入港漸成壅遏宋時另設撩清軍人專一撩洗今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濬毋致壅遏與民爲害據濬治河道修理堤岸閘壩合用人工如何措置可以常久通行行省便爲從長議擬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春首缺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爲存恤以致逼臨在逃荒廢官田深爲未便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已業亦無請討田主貧難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送納租者管民官司竝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

切催甲等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如違仰庸田
 司究治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糧
 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
 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孫鼎松郡水利志

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江浙行省咨任仁
 發言吳淞江故道淤塞奏立行都水監仍於平
 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
 調疏濬繼降詔旨有云開挑修濬河道閘壩等
 合用一切物料行省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
 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
 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
 依上科着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住并
 權豪官員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糧之家以地
 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員起
 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

具迹舉明其著夫人戶雜泛差役權用蠲免

○孫鼎松郡水利志

三

大德十年行都水監復開挑吳淞江東西兩處

河道起工於閏正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

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紫樊浦西浜盤龍舊江

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一步數內樊浦爲頭

一河下接新涇舊江面闊二十丈餘稍遜而不

等俱深一丈五尺休於三月之二十九日雨驟

而實日五十九築夫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

一十九旣又於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出水

口子五處并新涇安置木閘二座一至江二里

三百三十九步一至江一里四十七步尋北一

座上源太湖水勢遄急衝倒

○孫鼎松郡水利志

四

至大初江浙行省以連年水旱災傷田禾不收

物價湧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

不至卽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
合修陂塘圍岍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
遇旱車水澆救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
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
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
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
効勸農正官定擬陞賞開奏失誤者治罪其拋
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
鄉富士人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圍聽令本戶佃
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惟半
而三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
不得爭奪及照到前庸田司五等圍岍體式以
水爲平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
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
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
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

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爲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尺面闊三尺若水原落圍岍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孫鼎松郡水利志

五

泰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淞江通海河道比年壅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插蒔蘆葦復爲蕩田以致水不通流遞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淞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挑洗立閘緣是年方位禁止動土請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講議修則官無虧糧民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一體停罷繇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督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江陰州與本府不論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土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實支口糧三升中統

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錠內支
放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始於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工舊江二道比
大德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浦長二
十五里一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闊一
十五丈仍令講究永不致淤塞良法

○孫鼎松郡水利志

六

泰定三年任仁發等官講議吳淞江等四處河

道今已開通擬合瀦閉附江達海分流支港於
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
泥涇三處各置石閘二座設官管領依時啓閉
以遏渾潮使閘內清水一歸於海衝渲江道深
闊渾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淤去害就利以圖悠
久之益中書工部參詳安置石閘卽係都省先
已奏准事理宜咨行省更爲體勘如委便益就
令已委官員監督置造合用工物夫匠口糧係

官錢糧應付於是分派趙浦閘二座嘉定州成
造潘家浜南閘一座上海縣造北閘一座崇德
海鹽州合造烏泥涇南閘一座嘉興縣造北閘
一座華亭縣造是春庀閱夏成夫匠爲工二十
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糜糧七千九百四十三
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錠各有奇逮天曆元祀
詔謂自立庸田司以來殊無實效罷而復府焉

○孫鼎松郡水利志

七

至順至元間置閘乖宜旱靈交病旱而閘內耕
畔緣閉潮汐枯灌溉遞鳩錢求勿閉名曰買潮
靈而府修牘請於行省略曰太湖周迴八百餘
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繇
六閘而出每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閘門
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
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
潮泖水漲其常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

於下爲緣諸港閉塞閘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
一槩滄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
間又值雨水霍霖復成盈溢推原其繇蓋因石
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
涇閘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趁此農
隙差倩人夫權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以導宿
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被滄沒小
民愈遭疲困深係利害未報閘司臬按部下議
從之府復而始報可起工於次年春二月之十
六日開濬河長五百一十步闊五丈深一丈五
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九二
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旣櫻閘吏憊尸曠
積以權開陳乞於府從堰如初仍改至元之四
年水復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又克鑿之
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洪閘內舊堰直
河迄今爲利時府人劉廷玉請於張涇盤車二

堰置閘深濬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復從之發
民疏濬置斗門焉

○孫鼎松郡水利志

八

夫不亦承難又京鑑之

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
開府言浙西水利廢弛溝港湮塞民受重困宜
命都水監官分治仍令各農事正官帶銜知圍
田從御史言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披圖按志討
論挑治專任使以責成功於是立使司復於平
江路設置端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
這里完答南行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
知水利之人相其舊迹必合開挑各處農事正
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各官既奏嘉
興首會郡堂以商論尚書訐謨大典重斲隆尚
厥功平章卓見役鉅民疲特略之論遂不合而
罷且尚書憤會失首坐居後第知渠堰官卽詣
寓館關白以施比卒攸務無復會焉吳人陸行

直者承平章風旨上書言於有司曰辛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間丁其方位修營動土曆家忌之有司謗其言以次達於朝尚書知之怒繫行直而使請中書規駁論罪之以故報曰大元疆封浩大無垠寰宇茫茫難擬方位繇是肇工於是年冬十月撈捩吳淞江北南岬下沙泥濬溪各開舊河直道深闊府之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風波塘南俞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滙塘六磊塘石浦塘一十處河道若張涇自府南門外太平柵而至張涇堰長六十三里爲夫一十九萬八百四十用糧四千七百四十七石鈔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各有奇餘咸稱是工甫半華亭長尹以稽而嬰都水使者笞辱是以晨夜催切遂惟面闊焉然亦底次年之春二月迄功使者汪僉事萬家奴也使司至十五年復罷

○孫鼎松郡水利志

九

至正二年塘式原高一丈面闊一丈底二丈今
度最高處惟十四保蔡廟西九尺而已耆叟並
稱云塘外二里六十步已有古塘二俱被海潮
衝坍此塘係大德五年風潮後所築今四十餘
年人馬牛畜踐踏過去土一尺也及度到修合
去處九保餘閏收宿日荒字圍一十二段十一
保福田菴破窰港一十一段十二保周公墩東
來字圍三十六段十四保張家宅西鹽倉前凌
家堰蔡廟西三十段通七十三處共八十九段
長一千五百五丈八尺爲八里六十五丈八尺
積土三百二十五萬一百三十二尺爲庸三十
二萬五千三十浹月之程日庸一萬八百三十
三紐計食鹽二十七引三十三斤糧五千四百
一十六石各有奇於是繇及平江與嘉興都庸
三千人以築作獨平江發繇而造者二百二十

四繼踵行省臺虞以所料浩大時急難究改議
 怯薄者添土幫修低窪者增高築壘自六月辛
 亥卒戊辰爲日一十八庸四萬二百一十二而
 輟使司之分綜厥務汪僉事也

○歸有光大德開江志

大德八年都水監開江丈尺

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
 五千一百丈

大盈浦口起至永懷寺東止一千六百丈

永懷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

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

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

丈

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廣二十五丈

深一丈五尺

右浙省平章燕只吉臺徹里以轉粟京師
 資東南所輸殆當天下一十七而淞江淤塞
 不通瀰漫浸灌沮洳害稼遂發卒數萬濬
 決是江

本朝

○史鑑吳江運河志上

成化十三年南京戶部
右侍郎王恕徵取

吳江縣運河之說有二一從杭州錢塘諸山發
 源下流為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嘉

興之崇德桐鄉秀水諸縣至於王江涇而吳江
 運河起於此河之西為石塘有橋曰聞店橋內
 為市約千有餘家蓋秀水吳江之民雜居焉橋
 之下眾水走湊東入於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
 於市涇又八九里而至於合路折而西流又一
 二里而至於黎涇又四里而至於南六里皆有
 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於河溪之源又
 出其東南曰睡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

故名下有泉騰躍湧上常混混波面也河繇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於百星橋又西至於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爲平望鎮居民可三百餘家日集市中河西有驛名與鎮同是爲南塘之水也一源於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茗雲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復合爲一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東一里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三里而至於曹村之駟馬橋又五里而至於蠡思橋又二里而至於楊定橋皆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於震澤鎮有巡簡司南臨之鎮之居民二三百家雖室宇連比皆務於耕織而不互市蠡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焉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泄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其中曰慶源水繇三橋下東行十里而至於雙楊之村過柳塘之橋而河陽復有永安衆安斜

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於梅堰東吳西吳二橋
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而至於
平望鎮諸家六里洩水三橋界其側自曹村至
此五六十里間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
北流入太湖而鶯脰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西
通麻溪南吞爛溪諸水潴而爲澤與運河合流
而東有亭臨之名曰望湖稍東經大通橋又東
逾巡簡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
會爲一焉

○史鑑運河志中

二塘之水旣北合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踞
東西兩岬水從其下過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
又七里而至於洪水橋
本朝嘗有備倭船自太湖來道此人因呼爲海船闕
云又三里而至於盛墩有橋在河西曰裊腰又
六里而至於翁涇橋又四里至於八斤之塘居

民纔二三十家南有橋曰廟涇北有橋曰太浦
繇太浦益北可十里許爲白龍橋又一里爲徽
浦橋又一里爲龔家橋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
四里卽甘泉橋也下有泉甚深味甚甘色湛湛
寒碧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故又呼爲第四橋橋
之東有龍神祠邑中水旱必禱之入我
明薦登祀典歲以春秋祭享又北行爲三山定海萬
頃仙槎四橋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於三江
橋禹貢所書三江旣入而吳越春秋又云范蠡
乘舟出三江之口者疑卽其處也蓋太湖之水
東注吳淞而入於海實繇於此太湖西上承宣
歙常蘇湖數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涘故昔
人有三萬六千頃之稱而吳江當其下流茫然
澤國古無陸路非舟不通唐穆宗朝刺史王仲
舒始擁土爲塘宋祥符八年知縣李問修之治
平五年知縣孫覺索石爲固紹定五年知縣李

椿添石重修元天曆二祀知州孫伯恭加以巨石至正九年知州那海又大修焉壘石築土長二千八十丈廣一丈又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尺又相度水勢鑿竇一百三十又六引水東洩於河澇則用平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旣久濤衝水啗日就傾圯

本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

奏修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密視舊有加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邢宥雖兩修之不能復如疇昔之固隨葺隨壞竇有傾者輒隨而堙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芟草淤而爲田而水道日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甚於今日在上之人誠能不以近且小者爲利圖爲久遠之計疏而導之則匪獨吳江一邑蒙其惠矣

○史鑑運河志下

河水自三江橋分爲二一從長橋巡簡司關前

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
經顧公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繇祠右
西行至三里橋下橋爲知縣韓槃重建其圯以
石犀四壓之一入南津口西流其地曰江南水
經醋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爲巡撫行臺河之
北爲長橋巡簡司又西爲太湖廟中祀太湖之
神又西爲松陵驛又西爲儒學左
文廟右學宮宋元以來廢建不一而

熙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而新之又西爲
三高祠祠臨雪灘上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
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而宋叅知政事范
成大爲作記繇雪灘而西是爲長橋橋舊名利
往東接江南西接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
皇明湖宋慶曆八年知縣李問尉王庭堅新構然止
用木爲之中作亭名垂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張
顯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闌如其長下湫水竇

六十有四三年達魯花赤完者於兩塊鎮以四

石獅

皇明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吳太宰伍員唐中丞

張巡宋鄂王岳飛像於垂虹亭中名曰三忠永

樂元年知縣蔣奎以磚砌橋面成化七年知縣

王建又重修焉河至橋下播而爲三一自垂虹

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爲站船路一西流至縣

城東循城址北行至三里倉一繇福民橋西流

入東門內過仙里橋察院臨其陽稅課枕其陰

又西經縣治前道庶寧橋益西折而北流繇新

橋倉橋環濟農倉逾北門倉而出又折而東流

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

水竝趨而東又與關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

入運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深

港又三里而會七里港之水北流到長洲縣界

中興前古學兩夫志初八

吳中水利全書 卷六
○楊循吉導河夫志略

弘治十年水利主事姚文灝北來徑吳淞界
奏設比照江北運河撈淺及嘉興海塘夫例每年
於均徭內定撥工部爲覆水會或三里節其
奏備行巡撫都御史朱瑄會同本官議行蘇松常
鎮四府將本年均徭除崇明靖江二縣隔截江
海不編外其餘每年每里各僉導河夫一名每
名折收工價銀六兩悉聽提督水利衙門支取
就近僱夫開挑河港行一年矣其次年長洲縣
知縣鄭瓘以爲一甲編當人難應辦申請巡撫
欲乞兩甲編當一役巡撫因是劄仰各司減作
銀三兩編則照舊不改自弘治十年起至十三
年止四府該徵銀共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五兩
零內除人戶拖欠遇例免徵及挑修各處河道
橋梁閘壩支用外本府所屬太倉一州長洲等
六縣見存銀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兩零皆謂

江南糧差繁重兼徵此銀民實不堪往往有致
賣鬻子女房屋以輸者既入於官又不全給公
用勢豪之家指以造橋爲名多有求索士民皆
言未便是年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袁經
深知其弊欲革之時文灝已謝病去易郎中傅
潮矣潮亦以爲其銀有餘具前後增減額例呈
部要將弘治十四年分每名減作二兩惟復照
舊三兩本部方行本府斟酌減畱而撫按衙門
各以民情會同上請減文灝東南賑災無樂以
奏決請停止謂四府所屬州縣每年挑修河道止
是重撥本處附近人民用工不曾全支導河銀
兩僱夫所據前項貯庫銀兩數多設若修河足
以穀用乞自弘治十四年爲始停革以甦民困
候見存銀兩支銷盡絕之日遇修河道如果工
趁此程浩大量支府庫無礙官錢僱夫應用該工部
覆奏如議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本部尚書

曾鑑等具題蒙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本府尚書

欽准行下革去支取軍無籍官錢對夫熟民籍工將

○楊循吉濬河志略

弘治四年五年七年本府連遭大水民以匱告

工科左給事中葉紳因上言太湖支派分注六

府曰蘇松常杭嘉湖其水有上下流不同今所

奏至壅塞乞大加濬治紳又請濬湖水入海要道

言尤切激事下工部時方病東南潦災無策以

救亟是其議爲覆奏

孝宗皇帝乃以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與巡撫副都御史何鑑同董厥功於時六

府竝遵

命旨一同開濬然役大工殷惟蘇爲然時則知府史

簡提督工食以水利通判張旻爲管工官以其

年十月有事於白茆是港也在常熟東南輸崑

湖承湖陽城湖而注之海往時水繇是行其闊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八
六十丈長亘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泖然張
士誠猶設爬沙之夫歲加疏濬以爲常入

本朝尚書夏原吉治水時相度地勢於湖水交會之
衝慮恐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斜堰障之分其
流注於白茆欲俾地方各沾其利一向民有所
賴天順中潮沙日漲罕施疏治港漸狹小其後
又有水之獨出七浦而決壞斜堰者於是水遂
改道更無流波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一日隱

然成隄矣貫等旣奉

遣至亦以此爲開濬所宜先乃以五萬九千人專事
其役東起海口西抵芝塘凡長六千五百五十
五丈相傳開治港面闊五十六丈傍深一丈七
尺而以上積岍之兩傍深又崇明出巨艦相聯
內向爬去壅沙棄於海中俟其活動仍決壩放
水衝之一時因白茆而濬者其上爲鮎魚口傳
導湖水來派有新開河龍潭洪白魚洪落星港

四支濬之總計六千四百丈凡用萬七千六百
人而尤涇長九里鹽鐵塘長十八里皆通白茆
凡用萬四千九百人其他不因白茆而別治者
七浦與吳江水口而已七浦長四十里徑通海
雖則水行於是而亦時有湮塞凡用萬七千人
吳江水口在長橋外橋長二里有七十二洞其
外滙爲大沼廣千畝太湖之咽喉也久爲蘆荻
所礙已成淤澱凡用萬六千人三閱月皆以成
告蓋以鮎魚口爲白茆上流斜堰爲七浦上流
而長橋爲諸水上流其在蘇州一府施工如此
其分治之法則長橋及吳家港用吳江夫白茆
芝塘用長洲吳嘉定夫斜堰尤涇鹽鐵用崑山
夫鮎魚口白魚洪新開河落星橋龍潭洪用常
熟夫夫每縣皆萬有餘名各自供餉獨崇明視
諸縣最少又在海中故止用其舟決海口壅沙
夫不過千餘仍仰給常熟焉凡一府七縣用人

十二萬有奇粟視其人之數而殺其四分之一
其他公私費耗亦以萬計繇是水道通行歲不
告潦田獲有秋者累年皆以爲開濬所致然議
者猶謂當時大役莫如白茆所恨輟事太速未
收成效已而岝果崩圯復爲潮沙凝積塞而不
通於是常熟縣知縣楊子器以爲港身迂曲水
不能洩致使橫沙攔截海口施功爲難又看得
湖漕上接芝塘其長不過三十里徑自入海況
又河形現存雖則淺狹水亦通流因請於水利
郎中傅潮乞濬之議方行子器被

召入而郎中臧麟來管水事首理故牘銳意修舉乃
檄通判陳暉署縣事同知何宗理視狀皆言本
漕視白茆誠爲徑直但緣兩傍各有居民廬墓
必須拆卸方可卽工然理實應開而工程浩大
計當用夫三萬麟因其利便以奏

詔行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馮允中會勘應否

定奪於時知府林世遠以十六年四月親詣本處相勘得前項港漕俱自芝塘分流但港曲漕直以此微有遠近然漕形闊不過三丈深不過數尺設依此擬開闊十丈兩畔田地各占三丈五尺濬深八尺所起之土占壓田地尤難預計況有民廬墳塚在上關係事重不如仍開白茆爲便惟海口壅沙則有馬草洪五里許濬此可爲曲避之計及將本港迤西一帶至白魚洪等處但遇乾淺俱各挑深水行勢達壅塞自除議上撫按聽其言遂依擬會

奏案候施行

○楊循吉滄墅便渠志

冬十月歸自廬絲丹陽買舟南下未至滄墅三里許晨光始旭遙見樹旌而屋者曰噫茲非所謂鈔關者歟呼謂舟人曰吾欲爲若出稅錢誠無難者然必欲需次而進是不得速達家也吾

戚焉吾見彼其貴者舟可以速越然吾又惡夫無故僕僕而候人則將奈何舟人曰否有小竇焉吾舟可行也予曰聞又塞之矣曰啓矣曰是舟信容於竇乎曰然於是舟人鼓枻繇竇以旣濟告爲是者蓋昔賴公之遺惠也夫設關所以稅貨其後無小大舟皆征其病人多矣賴獨不自利而以爲人利其仁矣乎啓之者誰塞之者誰仁不仁相去懸絕何其遠也書以爲爲吏者規

規
○楊循吉弘治濬湖川塘志

湖川塘在太倉州城北數里其塘東受海水而尾洩於金雞諸河傍田藉沃泄者延袤幾百里當未建州塘屬崑山縣用邑民吳起具奏議嘗事開濬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弘治十年民吳賢等復言之官撫臣彭禮及郎中傅潮偕委有司發州夫一萬五千人崑山縣夫一

吳中水利全書 卷六
千六百人濬凡八千五百丈入崑山西鄙又六百丈費官銀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楊循吉弘治濬許浦梅李塘志

許浦塘在常熟縣治東北爲諸湖所輸入海之川水口舊設巡簡司因海潮內蝕已三易地矣浦亦壅塞鮮通弘治十二年知縣楊子器興工開濬凡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復濬上流梅李六千一百三十丈爲工總三萬三千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朱存理蘇州水利志

本朝洪武九年八月長洲縣民俞守仁等詣縣狀訴蘇州之東松江之西皆水鄉地形洿下上流之水迅發雖有劉家港難泄衆流之橫潰張氏開白茆港與劉家港分殺水勢自歸附以來十餘年間竝無水害今遇霪雨又山水奔注江湖增漲況常熟崑山之民於白茆四近昆承湖南諸

涇及至和塘北港汊盡爲堰壩不使通流曾差
官開濬被民隨開隨堰本府遂差官會同相視
淤塞港汊丈量覈實卽計工開濬永樂二年

朝廷以蘇松水患爲憂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等書請開濬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

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等書請開濬
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開旣得請遂集民丁開

濬自崑山縣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

婁江二年冬復挑嘉定縣西顧浦南引吳淞江
之水北貫吳塘亦繇婁江入海又濬常熟白茆
港導諸水入楊子江正統五年六月

廷議江南賦稅多取給於蘇州其田卑下常有滄
溺之患宜設法疏濬以利生民

命巡撫侍郎周忱等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忱簡視
嘉定吳淞江直流百里餘東連大海西接太湖
而北平坦滋生草蔓民因開墾成田江水壅塞

不能通流乃親往江上立表於江心督民間挑修崑山縣顧浦自是水得疏洩正統七年吳中大水繼以初秋颶風時周忱豫五量置沙開五奏量畱官糧府一二十萬石縣亦五六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圩圻塍俱被衝塌時水利等官先已被巡按御史何永芳

奏革忱

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

年月管修田邊淤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

事完景泰五年夏大水滄浸田禾經久不退巡

撫侍郎李敏知府汪濬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

洩之濬躬往常熟縣相視時久不流濬壅成隄

堰近居耄倪皆臥泣其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

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濬不許強之挑濬青墩浦

橫瀝塘共五六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

四里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漫生叢葦仍

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海天順二年巡撫副都御史崔恭訪得吳淞江利病卽親詣其地以三年二月督工挑濬分江爲三段崑山縣自夏駕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十七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江深一丈一尺面闊十丈三尺底闊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成化五年吳縣知縣樊瑾因太湖近胥口處凡呂山周山東楊梅舍等處人出入必經此若遇風波屢有覆溺之患准本地民呈議以香山西南隴阪開舊有河名九曲港者淤塞已久卽起本地人夫重加開濬共三千八百五十餘丈成化八年奉

旨設僉事於浙江按察司專治蘇松等府水利吳縣知縣雍泰承檄治採香涇廢堰之傍糧田數千頃遇乾旱輒稿泰領民尋源得於穹窿山隴阪

間蓋繇山腰法雨泉流出者上爲一堰下分二道一道東繇白馬嶺南疏踰趙墓折而西一道西下三澗環趙墓復遶而東二流相合近採香涇渚聚成潭仍躬相地宜甃砌二百石堰堰各置牖隨水旱而啓閉之三閱月告成又南勘踏三洋嘴西北入太湖地如牛角然游湖在其左貢湖在其右風濤剝蝕日就頽圯復發錢市山石繇馬山西南而東築護堤千餘丈而湖田藉以無恙矣成化十年正月巡撫副都御史畢亨與知府丘霽議開吳淞江面闊一十四丈五尺底闊八丈五尺水深一丈二尺自夏界田起至西莊家港嘉定縣分挑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崑山縣分挑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共長一萬一千七百七丈三尺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五七年吳中大水

上采廷臣言當疏濬水道

命工部侍郎徐貫奉

敕諭與從行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知府
史簡尋訪水道通塞之繇以吳江萬六千人開
濬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蓋江口
被民佃占及叢生葦荻蔓延數千畝至是墾除
之以長洲吳崑山常熟嘉定等縣十萬五千餘
人挑濬白茆港并斜堰七浦塘共長二萬四千
餘丈并東開鹽鐵塘十八里西濬尤涇七里民
夫皆給以口糧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繇
是諸涇首尾皆貫於白茆而水有所歸矣弘治

九年

敕差工部主事姚文灝治吳淞水築沙湖堤廣三丈
袤三百六十六丈至後任郎中傅潮克成之

○玉泉金壇縣水道志

邑之西北境受丁角長山上流諸水自紫陽來
一枝分流并莊涇望仙橋北屬延陵南屬莊城

之水至縣北三十里左墓港入運河一枝東注直里西會茅山桐山岡脊以東自西陽而下諸水至絞車軸又分爲二流一自東北流經沈瀆歷高湖至縣北八里許濯纓口入運河河之東復旁出鍾秀聯秀二橋會橫堰入錢資蕩出方洛港入洮湖河之直流則爲穿城遶城二渠出縣南壩流入白龍蕩一自東南流經崑崙而南西接後溪諸汊之水南則直注周家渡至縣南二十里許王母觀上下渠入運河東則入後陽下分流東入白龍蕩滙焉迤迤里許又東通南洲大小橋同歸方洛港西南境受茅山岡脊以南方山以東丫髻山以北諸水自薛埠希墟赤岡三汊而下過唐王溪分注周瀆接龍橋廟下戴圩四渠在縣南四十里紙錢標上下入運河其自唐王而南則又合丫髻以南黃金山之水自張橋至縣南四十五里莊店入運河傍出東

注于湖相沿有七港曰新河曰抱村曰大浦口
曰白石瀆曰黃婆港曰清水瀆曰後瀆河之下
流則蜿蜒從西入震澤東北境受陳塘中塘
堯塘諸水入錢資東南境受白橋大雲下湯諸
水自燕子下湯港徑入於湖湖之東南入瀾湖
東次者則有臧村柚山埭頭三港焉

劉元和曰按金壇地勢西北爲金陵諸山
之麓東南連震澤諸山之尾故水皆發源

於西北而歸泄於東南然山本無泉因雨

爲源故建昌等圩都圩等埭近西北西南

之山壑者形高勢窪一雨經旬則水瀑而

出大易渰一旱逾月則渠淺而易涸濬渠修埭

置閘以蓄洩民斯可耕也若邑東之地雖

曰平曠然上隔於運河下瀦於大澤水遠

地高澇害爲鮮惟深濬溝塘以備旱則東

土之民可免於艱食矣

高企上海縣水道志

通江諸浦舊圖經以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
爲五大浦五浦之中趙屯大盈二浦尤爲至要
趙屯大盈皆直受澱山湖水趙屯迤西爲白鶴
江大盈迤東爲青龍江先正論湖水下流必繇
白鶴匯以達於江又謂繇青龍江入海今白鶴
青龍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顧會盤龍從府
郭來絕橫塘橫柳而顧會又名通波塘崧子又
名崧塘二水同流異派顧會崧子西東爲淮浦
爲艾祁浦朱墅浦華潮浦赤眼浦爲華漕爲西
舊江爲周涇崧子南爲北平浦北爲鳥塘鳥塘
東爲石溜澗盤龍迤東爲沙岡塘爲小萊浦爲
許浦爲魚浦郭巷浦爲橫瀝爲新涇爲東西上
澳爲大小蘆浦爲上海浦張家浜馬家浜爲東
溝西溝爲南踰浦繇許浦而出爲五漕繇郭巷
而出爲莊家涇繇新涇而出爲蒲匯塘其東卽

龍華港凡江之南通江塘浦具於是然五浦之外諸浦之中在勝國時則新涇爲要觀吳執中論順導水勢注江達海僅有上海之新涇太倉之劉家港也今盤龍以東江以南水唯在蒲漚龍華二港達於黃浦入海爲利耳江以北水亦有蘆浦有橫漚有徐公港有黃家港封家浜有楊林浦南北分流竝入於江會於黃浦東入於海海口爲嘉定縣界有界浜

○高企上海縣水道志

浦旁諸水若語兒涇若韓倉港若姚港此爲浦北之水也若干步涇若巨漕若沙竹岡塘若夾溝若橫漚此一水而貫乎浦之南北也若清水港何涇若蘆溝淡水漚若聖堂港鸞竇湖皆二水夾浦若金滙塘其北南廣福寺在焉此則浦南之水也沙竹橫漚俱南入華亭堰海北入夫江竹岡之尾卽小萊浦橫漚又名橫涇金滙又

名江涇塘鷺竇又爲鷺脰或以爲邢竇二姓之
居名今又訛爲櫻桃滙過鷺竇而東有牐港自
新塲而西其水口正當浦之折處繇牐港而下
若鹽鐵塘沈莊塘若周浦若三林塘若楊溜港
黃溜漚此爲浦東之水也若六道浜若唐子涇
若南俞塘北俞塘若車溝若吳店塘若華涇若
烏泥涇若龍華港若日赤港薛家浜肇嘉浜若
方浜若南北侯家浜若洋涇此爲浦西之水也
牐港自西而東有义港又東爲大步涇又東爲
水仙塘通白達口鹽鐵塘世傳吳越王爲此以
運鹽鐵宋通判曹泳重濬更爲下沙浦時人唯
呼舊名鹽鐵南爲都臺浦自牐港北流絕周浦
沈莊三林諸塘通橫眠諸港都臺浦北爲運鹽
河爲鹹塘極東抵捍海塘故有石筍灘有如筍
植立沙中潮至分流名分水港今塘外內徧爲
團塲煎辦鹽賦所在自一竈以至於九次第港

皆名竈港楊溜港南一曲爲小黃浦有稱黃浦
爲大黃浦者殆以此別之也楊子港與中新河
通黃溜淩與白蓮涇合黃溜南爲中汾涇白蓮
東北卽馬家浜乃若陸道浜又名枯樹港與唐
子涇皆西貫鸞竇湖其潮汐與湖吞吐南北俞
塘皆自府郭東下溝亦從盤龍分支東流其起
處爲六磊塘烏泥涇之西爲新村塘皆西通上
澳肢聯股引北流散入龍華以下日赤薛家二
浜俱通肇嘉浜肇嘉浜之口有新洲舊志文登
洲人云卽高昌洲未詳浜水西通周涇陳涇西
南出新港方浜西通柴浜蘆浦出夫江自薛家
浜至洋涇皆爲縣市唯黃浦自南而下過三林
塘則滙而東爲孫家灣又滙而西爲龍華灣又
滙而爲高昌又滙而爲江口浩浩湯湯直與江
水合流於海

王志堅曰松郡各志分疏境水脈絡最詳

百道皆趨江入海則吳淞之當濬豈曰松
木合人有異議哉

○沈啓水則碑志

土圭測影玉衡步天制者聖也吳江水則式穀
似之不出戶庭而四郊水勢漲落原隰高卑罔
迹目睫伊誰制也今則淪亡安起伊人而與之
論水

橫道水則石碑一長七尺有奇樹垂虹橋非

之左

建置無攷

七則六則五則四則三則二則一則

左水則碑

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
大宋紹熙五年水到此

左石一碑面橫七道道爲一則以下一則爲平
水之衡水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

低田滄過三則稍低田滄過四則下中田滄過五則上中田滄過六則稍高田滄過七則極高田俱滄如某年水至某則為災即於本則刻曰某年水至此凡各鄉都年報水災雖官司未及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不被災者已預知於日報水則之中矣長民者時出垂虹以驗之俱得其實而虛冒者無所容也

直道水則碑一長七尺有奇樹垂虹亭北之

右			水			則			碑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右石一碑分上下為二橫每橫六直每直當一

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

月至十二月每月三旬月下又爲三直直當一旬三季一十八旬凡一十八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爲災者刻之法如前意當時必有掌水之人較晴量雨體阪經晴時爲呈報俾長民者因爲捍患之圖而今不可見矣

按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紹熙五年水到此第七道

中刻大元至元二十三年水到此正德五年

大水城中街路皆斷稽其碑刻水到六則與

宋紹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

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止有減水

則例四字亦非其舊迺於大直刻正德五年

水到此六年水到此旣無橫道何以爲則且

增六年而遺四年謬矣哉失古建置之意不

知伊誰之過也今石猶樹水旁追憶所見識

之亦存羊云

○沈啓水蝕志

田蝕於水水之害也流其土以自塞其下流而爲梗非水之貽害乎又稼其稅於他田而并未蝕者以稼之水之爲害無有旣也昔人謂沙漲一尺太湖水面少一尺不知田蝕一尺太湖水面增一尺數固未嘗不調停也一水不蝕數害皆除欲脩利者不可不先根其害

○沈啓隄水岍志

按圩岍田塍關係水旱最切高田車水而入也賴其如筐而承毋令泄也低田車水而出也賴其如垣而捍毋令浸也昔人謂有一尺之隄障一尺之水是也無此而田蝕於水謂之坍湖水積於田謂之拋荒因成積荒溝塗之講非禹之所急乎

岍高六尺

以平水爲定
高下增減

基闊八尺面闊四尺

謂之羊坡岍其內有丈許深者於大岍稍低
處植以桑苧謂之抵水環圩植以茭蘆謂之
護岍其遇邊湖邊蕩甃以石塊謂之攔浪又
於圩外一二丈許列柵作埂植茭樹楊謂之
外護今盡廢無遺焉此周文襄公定制尤詳
於二十八九都蓋此最低也每年縣官於農
隙時詣看埧損督塘長圩甲修之後官不出
視民亦不舉迺遂廢焉

○沈啓吳江城水道志

城中河西受南湖并東塘西濠二港之水入西
門過永定橋一名大倉橋直出北門其東洩者
三一日前河繇西門內南分過新橋西寺前東
折過庶寧橋一名周橋經縣治東有看波橋其
水從中河南分過縣治來會同過仙里橋出東
門二曰中河繇利民橋東流過六子吳興橋又
東通利順利亨利橋出東門三曰後河繇治安

橋東流有中河塘水繇駱駝橋南來會過城隍廟南重慶橋又有城東北一隅洗馬池及二浜合而南行過惠民橋來會同過太平橋出小東門與前河後河水合俱出東城河

三一 周永年曰江城水自昔延入西門流東灌

門蓋北今北關亦納水反猛於西關蓋城西港中隘而西北寬寬則漫衍至北關逆行南下

○乃駛東豈亦湖口湧漲致有變遷耶

○歸有光天順開江志

天順四年巡撫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丈尺

○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二萬二千丈

新涇西南蒲漚塘入江四千丈

曹家河平地至新場三萬丈今四十餘年

廣十四丈

深二丈

按夏忠靖公治水不全用力吳淞江者蓋

時江水猶通流也正統六年周文襄公始

脩吳淞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天順四年

崔都御史恭弘治七年徐侍郎貫嘉靖元

年李尚書充嗣凡三濬迄今四十餘年不

濬治矣司賦者所當留意也

○曹胤儒蘇州府境湖水下流志

蘇州之浸太湖太湖之下流大者三江三江之

外通湖水者不可勝記而摘其巨者列後

一出胥口白洋灣鮎魚口最大

一胥口東出吳縣香山胥山之間胥口東流

微北為木瀆又東為橫塘

又東出吳山之南為白洋灣白洋東北屈為

一石湖石湖東北為越來溪北流與木瀆合

出橫塘東入胥門運河北流過釣橋洪橫

一截運河口又稍北與北濠山塘水合西流

微北與虎丘山塘水合為射瀆又橫出運

河爲許墅北流入無錫縣界中

一自北濠河北行至聖塘灣分流西過錢賣女橋出虎丘山後入長蕩東爲齊門塘

一水自光福東北流過善人橋又東北流與箭涇之水合過靈巖山南爲山塘東入於

水瀆

一水自胥口東流北爲鮎魚口北入盤門運河西折而東與胥塘合其屈而東者至分

水墩又東逕長洲縣東南爲夾浦諸水南
北流入澹臺湖又東過寶帶橋與運河合

又自澹臺湖寶帶橋間分流入黃天蕩金涇
滄各湖及蕩漾諸水

一水自分水墩南逕吳江縣東南爲龐山湖
下流與汾湖接汾湖東流入華亭縣界中

一水自分水墩北流入三白蕩又北受曹龍
港通鶯脰湖與澹臺諸水竝流入吳淞江

又北一派亦自鮎魚口轉入運河逕婁門北

一屈出齊門塘又北流為施澤湖施澤之西

為漕湖湖之西隄屬無錫而其浸皆屬長

洲湖之支流則竝入常熟之雲和塘雲和

之西為尚湖東為昆承湖昆承界常崑之

間

昆承之支流一自梅李塘東北出許浦入於

海一自福山港北稍西入於江一自李墓

塘東趨白茆塘入於海

○曹胤儒蘇州府水道志

葑門直南而行歷滅渡橋尹山而有浮橋鎮於

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即柳胥浦

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

江同里諸湖北接長洲尹山諸湖

瓦屑涇在滅渡橋北從此涇而南荷花蕩在焉

涇水又東南為黃天蕩大而深又過金涇滄西

又南行微東過獨墅湖湖大而淺收口為高家店

涇北狹而南闊西為尹山東南為護底潭潭之

北口高家店在焉舊有壩今址存護底潭直

南去為白蜆江東南為十八家村橫截吳淞

江而南直南為姚城東南行為大姚又經姚

城市中行市中河淺出口為姚城湖又東南為陳

湖收口又為蕭田湖至綦莊東行過太師田

此湖大而淺東南入小港又東南入急水港此港之闊

者若湖過急水港入陳家港為青浦縣界過澱

山湖又過西龜蕩東入金澤塘過金澤市至

金澤寺即頤浩寺四面皆湖漾西龜在西北

雪落漾在西南北行轉東過東青漾東白西

陳諸蕩入連湖蕩俗呼連湖北各漾頗大西北連

澱山湖東南連泖湖干山正在其東又東過

爛路港此港西北從澱湖東南入泖正對泖

塔東入一港土人名小涇港又過丫路港入

小白蕩又入小港名吳箭港入河長灣過普

安橋下又轉而北過六安橋下入朱涇至唐

行有潮入白鶴江出口過吳淞江入顧浦浦淺

而狹水面闊丈有六七浦西岬止五丈浦南來西下青魚涇又

西行轉南入楊涇南東行三四里轉北而入

婁江為太倉南馬頭

震澤在吳江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

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

東諸水悉會於此又曰東接平望

爛溪在吳江西南四十八里北接鶯脰湖南抵

烏鎮為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所會

白茆之南為七浦七浦西通陽城湖南入崑山

縣界中

陽城之東為包湖為傀儡蕩二水與陽城合流

而東為巴城湖其北為鰻鱧湖施澤湖自施

澤湖而入為蕭涇其南為至和塘至和塘西

自婁門逕沙湖又東過新洋江口又東流注於劉家港

至和塘之南爲淞江淞江北受陽城湖南通澱山湖諸水入夏駕浦東北入於劉家港

新洋江南通吳淞江北通至和塘卽婁江

三泖港南通吳淞江北接新洋江

劉家港之北爲七丫浦西通常熟崑山之諸水東入於海又云七丫浦入崑山常熟爲七浦

七丫浦之南爲鹽鐵塘南入嘉定縣界中

太倉婁江之濱南馬頭之東有鹽鐵口逕婁江之南塘合西東之水皆會蓋鹽鐵絕婁江而自北逕南矣

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祁練祁之水自西關出合於顧浦入吳淞江

橫瀝貫婁塘之中婁塘在嘉定縣治北十二里

橫瀝之水北注劉家河入海俗所謂公塘者

是

練祁北折爲鹽鐵鹽鐵入劉家港

嘉定縣北絕劉家港南距吳淞江與上海相屬

吳淞江之水皆逕其西南阨屈從東流入於

海

吳江西南斜直太湖枕三江之首崑山在東

爲三江入海要道二邑治水爲急

太倉嘉定瀕海多高原苦旱

吳縣多山高仰類太倉嘉定

長洲類吳江

常熟與崑山連者卽與吳江崑山等西北竝江

常東北竝海者卽與太倉嘉定等

○曹胤儒松江府境水道志

松江之水不能半於蘇州其名聞者以十數澱

山三泖最大皆西受太湖之水醜而爲渠以

百數黃浦最大皆西受澱山三泖之水今諸

鄉之水溉田者皆繇此浦唯東北瀕海岡身
之田浦水所不及往往多廢故開吳淞江爲
永利水不詳乎其途問津以十道
○曹胤儒常州府境水道志

常州地勢視蘇松爲高北枕大江南控太湖凡
常水之集其境內者皆會合漕河奇分而注於
吳江湖

宜興以荆溪兼受數州之水其勢如建瓴也故
於荆溪之下醜爲百瀆以殺水勢又開橫塘
貫其中以引荆溪水竝注太湖達於吳江入
於海而荆溪之所通甚衆若狀溪章溪周瀆
鰕涇慈湖溪湖狀渚童港張渚諸水竝注於

荆溪

荆溪之東曰東沚溪西曰西沚溪上自溧陽合
泝洄渰諸水逕荆溪入東沚繇百瀆入於太

湖

東沆溪又北流爲東蠡河梅村河又北屈入於
宜興之運河運河北通溇湖溇湖受水多

武進之東自望亭出風波橋入郡界者爲漕河
漕河之南曰陽湖曰宋建河又東曰惠明河河
之支流竝入於漕河

漕河之旁曰邗溝邗溝分爲二水與後河合流
入於漕河

鳴鳳河東北枕漕河又南通白家溪糴澤河東
流注於溇湖

溇湖在宜興西北武進西南界二邑之間若西
蠡湖孟瀆河清河蠡瀆華渡河黃土瀆柰柯
瀆諸水或南或北竝上通漕河下流注於溇
湖蠡湖亦名漕河

永安河在武進之南河之支流一自西南通漕
河一自無錫漕河東北逕紫溝河入於大江
永安之外爲得勝河剩銀河小新河通濟河順

塘河陳墅河伯牙瀆綱頭河河之支流相通
屬者竝東北合流而入於江

灣頭河戚墅港白馬涇諸水竝西北屬漕河東
南入宜興界而入太湖

無錫閘口河在縣北閘口之水東逕蔡家渡分
流入於江陰界中

新河洋尖河嚴埭河又分流與閘河合

芙蓉河五瀉河歐瀆諸水又竝北入江陰界中
而注於江

梁溪水出慧山之陽繚歷山之西南阨入於太
湖又北與運河合

長廣溪在無錫縣南溪水南流至開化鄉分流
出獨山門入於太湖小五湖自太湖而東逕
長廣溪西與大渲滄合

大小渲滄自梁溪至孤瀆口分爲二水南逕青
祁滄又南通小五湖入於太湖小五湖一名

五里湖

雙河亦在無錫北河水自錢橋貫直湖港與雙牌港合西貫直湖入武進之陽湖直湖之水又南入太湖

唐于滄亦在無錫之北南通洪丘滄與太湖相屬又東北入於蠡湖亦名漕湖與長洲分界濠湖又西出蠡湖與吳縣烏角溪合流注太湖間江在太湖上

獨山門在無錫縣西南十八里錫山山脉西來至此中斷北與管社山相望號浦嶺門南與充山相對號獨山門梁溪之水行獨山門之中自雙河口至此入於湖

望亭漕河東通蠡湖西通太湖

江陰黃田港在江陰之南北引江水橫貫邑中南絕蔡涇逕青暘達於五瀉河者曰漕河

漕河之水分流爲長河入繇里涇出新河

新河之西北曰青溪河又東爲蔡港其支流竝

西南入於長河

漕河又分流爲南北山塘河南逕武進界中入

三山港

立埭河崇溝河申港利港竝北通江水南入武

進界中

江陰之南曰橫河河之水繇黃田港出春暉門

東流入令節港與谷瀆港合谷瀆北引江水

南行逕三河口分爲二水又范家港北引江

水南行與谷瀆合谷瀆又東接倪塘河入常

熟界中又黃山白沙石頭雷溝陳蔡諸

港竝從大江南流入邑中而達橫河

江陰地勢最早當漕河下流又爲衆水入江要

道去江壩可二里竝江土墳起日以廣斥蓋

古所云息壤也然土性輕脆善崩春夏水盛

輒敗壞填淤數丈而河勢又曲渾潮逆上日

二度多滄淤武進無錫之十四瀆斗門又廢
卽無上流水勢可刮除之故黃田閘九里河
兩涯膏腴之地不可治

○曹胤儒鎮江府境水道志

鎮江據三郡上游北負大江地勢中高受水甚
少唯南與漕河通而北達於江

漕河之水流東南順北出於江逆故金壇丹陽
有壩堰以隄塞之使不得東南流又至冬江
水縮水跡去江隄甚遠而水勢又北出順利
境內至無所瀦蓄故又於京口置閘啓閉令
不得盡洩於江自是漕河之水與鎮江境內
之水自相吐納

鎮江府城地勢至北益高去太湖遠無所通唯
漕渠自嘉興歷蘇常直北流入於鎮江界中
抵京口通江淮耳然渠自京口逕夾岡勢繚
曲皆鑿山爲之而瀦水少故宋時於京口呂

城下楗石爲渠兩涯置閘以障內外之水時其鍾泄而又與丹陽之練湖相通

金壇西北則有西洋河上受長山三茅諸山之
水繇十字河以入漕河漕河之東復分流入
長蕩河

漕河又直流爲穿城遶城二渠繇縣南壩與後
陽于南壩河注東墟崑崙二橋合流入白龍
蕩出方洛港而注長蕩湖

金壇西南則有薛埠白塔張橋三河上受大茅
四平牙髻黃金瓦屋諸山之水繇唐王溪三
星河東村諸橋至三汊河下橫塘河竝互流
入大浦新瀆荷花等港以注長蕩湖

金壇東北則有陳塘中塘堯塘諸水入錢資蕩
金壇東南則有白橋大雲下湯諸水自燕子下
湯港以注長蕩湖

金壇之漕河又北行注丹陽之練湖

練湖爲丹陽之巨浸湖之支流自斗門閘南流
迤東以入漕河

丹陽漕河自七里橋分流入橫塘注珥瀆河珥
瀆之上爲珥村鎮河又注珥村之東繇黃連
呂莊等橋抵東南爲白鶴溪繇白鶴派分自
南而北爲丁義瀆繇珥村之西自左墓達黃
土迤南爲河口迤北通簡溪簡溪西受太平
金河之水東行以達漕河

丹陽漕河又經上下夾崗抵郡城之南乃折而
西流枝分貫於城中北出復合流以入江

丹徒四境諸水則有紀灣崗濫泥洪杜墅湖鄭
湖新豐湖等湖馬林溪馬潭萬頃洋者其勢
不能盡達於漕河然於境內引水溉田爲便

○曹胤儒蘇常鎮三府入江口志

丹徒縣入江之口三而出河萊湖出黃山門
一繇京口閘出金山爲運河

一繇鎮江市南三十里丹徒壩出焦山之東

一繇運河至奔牛而出河莊閘出黃山門

又府城西十八里有下鼻浦非通大江

丹陽縣出江之口二

與丹徒同

一繇奔牛出孟河之河莊閘

一繇運河出京口閘

又孩兒港之間有龍開河亦可出江

武進縣出江之口二

一繇北門七十里桃花港出江

一繇孟河河莊閘

與丹徒丹陽同

江陰縣出江之口三

一繇縣北黃田閘

一繇縣北申港

一繇南閘迤西之外港

常熟縣出江之口三

一繇北門直行出福山港

一東北出許浦等港

一西北出三丈等浦港口

以上出楊子江之口凡十

○林應訓江南漕渠志

漕渠卽運河一名邗溝隋煬帝大業中所穿也起杭州候潮門北行經武林從雙橋入崇德縣境經縣治折北而東過嘉興府城濠又折而迤北會頤塘鶯脰湖諸水東出平望鎮湖州府運船繇之運河又北經九里石塘遶吳江縣而北松江運道繇白蚬江西來出呼鯉涇與運河合入長洲縣界又北經蘇州府城東與至和塘運河遶北城濠而西相合崑山嘉定太倉三處漕運繇之蘇城之北爲元和塘常熟運船繇之俱會於永安橋以出楓橋運河繇泔墅關北行入無錫界經縣治而北抵五瀉河口與江陰運道相會又西北經常州府城而西爲西蠡河與宜

興溧陽之運船相會截白鶴溪折北而爲孟瀆
河口運舟開時遇夾岡淺阻或北舟南還京口
閉築繇此河出江而渡接揚州白塔河此江南
之間道也運河越孟瀆口而西行爲奔牛閘又
十里而爲呂城閘呂城之西爲珥瀆河金壇縣
運船繇此出會於運河又西北入丹陽縣境貫
城而西北抵夾岡入丹徒縣境舊爲夾岡隔絕
江流不通舟楫煬帝鑿夾岡通之今兩崖壁立
故善崩潰經鎮江北出京口閘總爲里七百二
十有奇江南運舟繇此渡江入瓜洲閘抵淮而

上谷縣志云隋開此閘京口之公使受害甚

京師東南要津也顧其渠本人力開通又城闔關
市互夾民居易於堙礫隆慶中議者欲將歲運
冬開避黃淮之險而北舟南兌且乘秋漲之便
甬大號爲兩利不知歲當沍寒川瀆方枯所在虞淺
舳艫不銜轉掠行舟且役居民沿洄助挽蓋水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六
陸兩困矣萬曆六年予疏導吳淞閘以通蓋木
請大挑創復閘壩俾水有蓄洩漕乃通利

○林應訓天關志

運河總浙直七府漕糧軍民二運舳艦萬艘首
尾相接必出閘外方可起桅停泊江中等風北
渡卒遇怒濤漕舟破壞歲歲有之公私受害者
久矣予於萬曆六年閱視夾岡河工始知繇於
丹徒鎮江石橋阻阨故運船不能起桅出江所
致也乃於丹陽以北凡有石橋俱易木頂改爲
天關可便抽洩運船一過丹陽距江百里卽豎
大桅有風便渡直抵

京城設或無風俱得停泊於運河內地等候順風
始免險阻之患雖北船南還免運進閘之後次
第卸桅頗稱便利焉

○林應訓閘斗志

閘之爲義押也視水盈縮爲節宣也斗之爲義

斗也所以量水出入無過行也故常鎮二府建
閘蓄水本欲以濟運河然回南糧船官民取道
恒必繇之以致洩多蓄少每艱運期今予開瀆
以通間道於南疏九曲鐵猫以分行於北中修
練湖堤閘又儲水以兼濟焉則閘之啓閉有常
利茲博矣江陰舊有斗門積廢已久今予以其
廢者復之圯者修之故高鄉扁斗以獲灌溉之
資低鄉啓斗以慎蓄洩之利閘斗之爲義如此
司牧者其毋略諸

○歸有光崑山縣全吳鄉濬河志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
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
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
浦江復東而浦之西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
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
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塘爲淩爲涇爲浜凡

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紹曾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岍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其鄉矣紹曾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咸感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群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

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菱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蹊卽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繇而順乎

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蘇城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紹曾居一鄉能與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曠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紹曾浚河三十四長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劬

○范濂雲間據目抄水利志

己巳海都憲建議開復吳淞江時民謠有曰若要此河開除非海龍王來適董其役者蘇州府

推官龍宗武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也吳音黃與王同呼人以爲奇驗第此江爲吾松郡水利要道湮沒旣久幾成平陸海公調停允當不煩國帑不費民財計日奏功士民至今稱頌越二十年當事者以東南水利漸淤特請一大冊前

簡命憲臣一員司之時許副使應遠出官錢首濬吳

商命
淞江聚工就役溺死疫死者甚衆且吳淞海口
名老鸛嘴者俱坍入海中相傳有一大船前後
十餘艚約長數丈浮沒不常人不能攝竟不知
何物也自後潮汐往來迅速且渾濁易積而郡
城內外枝河旋開旋塞民甚苦之

要地所關創其或前王來敵置其外流積也

已已縣濱海數歲開創吳淞海口是謂本口

